

第一章

沉睡的冲雷角，宁静一如往昔，放眼望去，一片青葱翠绿。橡树、七叶树和古意盎然的老石屋，这些，黎蓓蕾全看在眼里，这里真是世上最美的地方。

其实，早在去年12月，她就已经打定主意。当时，根本没想到村外这儿，竟然一路美不胜收。她一个人开车穿过威夏村中心，又多走了半里路，只是为了要仔细看看豪迈山庄，想把它买下来。

一看之下，豪迈山庄的优美动人，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豪迈山庄四周一片田园美景，质朴宜人，旁边还有一座规模较小的春樱山庄，两者若即若离。就整个建筑面积来看，应该是盖在同一块地基上。除此之外，四周再没有其它房舍。

眼前草坪显然已经很久没修剪，隔着一道树篱再往后望去，远方是大片大片的绿树林。

她很快就发现：这两座山庄以前属于同一个人，后来由古氏兄弟俩继承。本来大可脱手求现，二一添作五了事，可是这个地方实在太美了，兄弟俩无论如何也狠不下心，干脆砌面隔墙，就此住下来。由于屋前有大块的砂砾路面，足够停好几辆车，所以并没有刻意另盖车库。

当初两家只以一墙之隔各自营生，日子久了，感情也日渐生疏。其中一个显然继承了整个三分之二的房产，另外一个当然就只有剩下的三分之一。这一点，蓓蕾一看就知道，豪迈山庄和春樱山庄比起来，显然大了一倍。

如今两兄弟都已过世，偌大的产业自然归古太太所有。古太太年事已高，前不久才搬进某养老院，在她名下的豪迈山庄，就开始挂牌求售。

蓓蕾深情脉脉地不停回望，难以自禁地爱上这座庄园。虽然价钱很贵，心中实在无法割舍，所以才第一次看到豪迈山庄，她就下定决心要拥有它，非买下来不可……

那已经是去年12月的事了，今天，是6月的第1个星期六，她的乔迁之喜日。蓓蕾想起不久前向老母亲和继父挥手告别的情景，这次搬家他们俩出了很多力。

她到客厅转了一圈，看看窗外过长的草皮。眼前有一条约1米宽的小路，直直通到隔壁山庄的后门，看样子，这是两家亲人往来的快捷方式。过了这条小路，有一道两英尺高的树篱，将花园一分为二。

隔壁花园整理得干干净净，蓓蕾才看了一眼，就忍不住光火、气得跺脚。不过她的邻居这周末显然不在家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当初买下这栋房子时，她可没打算要受这种闲气。

一眼就看上豪迈山庄，主要是因为它的楼上有两间卧房，一个大得出奇，一个普通些。浴室也在楼上。至于楼下，自然就是厨房、饭厅和大客厅。

然而，问题是，今天她脚下踩的，只有一间普通大小的卧室，客厅规模也好不到哪里去——她今天搬进去的房子，比原先所想的根本就小了一半。

当初她真是倾尽全部财力，才决定买下豪迈山庄的。现在总算搬进来了，但结果是，她买下的根本不是豪迈山庄，而是春樱山庄。她不甘心！

“我找了你好久了。”萨鲁佛是房屋中介公司股东，12月底的那个下午，没等蓓蕾开口，就先劈头说了一大堆，几名话就讲得她目瞪口呆。原来当天早上有另外一位先生也很喜欢豪迈山庄，开出高价买走了。

“可是古先生已经代表他母亲，接受我的价钱了嘛！”蓓蕾气急败坏地极力争辩，“他怎么可以……”看到萨鲁佛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，蓓蕾说不下去了。“他当然可以。”萨鲁佛略表遗憾地说，“到目前为止，你和他母亲是签有合约。不过，他还是可以代表她选择卖给出高价的人。”

蓓蕾心有不甘，却无计可施。古太太年纪大了，没办法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，才特别选了一家收费高昂的养老院，想在那儿舒舒服服地度过余生。做儿子的为了让母亲能多过几年好日子，自然希望豪迈山庄这片产业能卖个好价钱。于情于理，他都说得过去。

蓓蕾知道八成是没指望了，可是那么美、那么迷人的房子，怎么舍得说放下就放下呢？

“到底那位先生多出了多少？”她知道这样问人家，似乎有点不道德。为了买这栋房子，自己已经捉襟见肘，根本拿不出更多的钱加价，可又不肯就此罢手认输。

“或许我也可以多加一点……”

萨鲁佛看起来大约30岁左右，没等她说完就先摇了摇头。

“黎小姐，你这是何苦呢？”又是一脸的惋惜，“崔先生已经亲自看过豪迈山庄，当场就叫他的律师立刻开价。”

就只是这样吗？蓓蕾睁着一双动人的棕色大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：“你的意思是说，崔先生才看了一眼，就决定非买不可，花多少钱都不在乎？”

“没错，”他答道，“我这样说也许不老实，可是我知道，不管别人出多少价钱，崔先生都会出得更高一点，一定要买到手。”

看样子真的是没指望了。“人有钱真好，”蓓蕾悻悻地说，怪自己不该一相情愿地爱上这座庄园，爱得难以自拔。

“喂！也难怪崔太太那么坚持。这么美的地方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、人间仙境。”

“呕……欺我所知，崔先生还没有结婚。”萨鲁佛提供了一个意外情报。

“他还是个单身汉哪？”

“看起来的确如此。”

蓓蕾半晌没开口，暗暗猜想，像崔先生这样富有的单身男子，一副日理万机、忙得无暇抽身的样子，这种人通常全都把琐事交给律师办理。

“他也住这附近吗？”嘴巴这么问，心里也知道多此一举，还不如把东西收一收，回家去吧！

“其实他住在伦敦。”萨鲁佛可真是有问必答。

“他一定也迷上了冲雷角，才打算从伦敦搬到这里。”她忍不住再进一步打探消息，显然还无法接受爱屋易主的事实。

“喔！他没有要搬家的意思，只有平常周末的时候，可能偶尔会到我们这与世隔绝的小地方度假罢了。”

“他不搬？”蓓蕾有点喘不过气来，“冲雷角这么大，崔先生就不能在其它‘鸟不生蛋’的地方，找个落脚歇息的房子吗？”她忍不住怒由心生——这些捐客除了点头之外，什么都不会，难道翻翻手上的资料都那么困难吗？

难道他就不能到别的地方买房子？何必一定要跟她抢呢？既然只是偶尔度假，干脆住饭店不是更好、更方便？威夏这么青葱翠绿的休闲好去处，还怕找不到旅馆吗？

迷人的冲雷角，看样子只能梦里追寻了。

蓓蕾心中的怒气终于渐渐退去，冲雷角的确没有旅馆，从头到尾就101家商店，外加1所教堂和1间小酒馆，其它什么都没有。

生了半天闷气，她总算抓起电话，拨给老妈。

蓓蕾才4岁那年，每亲黎斯黛就开始守寡，日子一晃18年，直到不久前才梅开二度，嫁给陆普汝。两人生活十分幸福美满，蓓蕾不想让母亲替自己担心。

蓓蕾和母亲以前一起住在东德利镇，因为斯黛在那儿有一栋颇具规模也很舒适的大房子。

秘书专科学校才刚毕业，蓓蕾就在岳麦克塑料公司谋得一份差事，母亲斯黛则在镇上一间饭店当接待员。

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斯黛认识了陆普汝。他常到东德利镇出差，而且每次都住在那家饭店。他是萨默塞特省叶欧镇人，除了住在康握尔镇的双胞胎妹妹之外，没有其它的亲人。

“要是我真的嫁给普汝，生活上一定会有些改变，”黎斯黛有点预警的意味。

“好啊！”蓓蕾大笑，希望母亲能放开胸怀，追求属于她自己的幸福。

“那你愿不愿意搬到叶欧镇，和我们俩一起住？”

“啊？”蓓蕾愣了半晌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开始面对改变。

当然以后还一个接着又一个。

其实她自己满喜欢现在的环境。比如说她和老板及老板一家人，大伙儿相处得很愉快。她舍不得东德利镇的工作，而且，她也觉得应该让母亲、继父过他们自己的生活，不必赶去凑热闹。

“我可不可以继续留在东德利镇这里？”

“小宝贝，”黎斯黛有些迟疑，“我知道你舍不得这里的朋友，可是，可是……我想把这栋房子卖掉。”

和母亲一起生活这么多年，对她那种手上总要存点钱才安心的想法早就司空见惯。

“用不着替我担心，我会另外租房子自己住，我……”

“不可以！”母亲出人意外地大叫。原来她早打定主意，要蓓蕾自己买一栋房子。

至于买房子的保证金，就由卖房子的收入来支付，这一点普汝完全同意。

蓓蕾拨了母亲在叶欧镇的电话号码。一想到崔先生和即将到手、原本应属于她的美丽庄园，又忍不住怒火中烧。

“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呢？”母亲反应同样激烈，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，“他们真是太过份了。好女儿，这可真难为你了，我知道你非常喜欢那栋房子。”

“再喜欢也没辙啊！”蓓蕾尽量克制自己的愤怒，希望能看开一点，“你明知道我特别中意冲雷角的嘛！当然是很失望罗！可是……”

“唉，真是够倒霉了！”母亲深表同情。

“无所谓啦，”蓓蕾说，“萨鲁佛跟我说过了，假如有其它类似的房子要

卖，他一定会先通知我。”

“哼！得了吧！”母亲嗤之以鼻，“好在当初没有请他帮我们卖房子，要不然就更惨罗！现在倒还好，你不用急着搬。”

母亲的那栋房子直到3月才找到买主，而新主人要再过几个月才会搬进来，她很幸运地多几个喘息的机会。

寻寻觅觅地，蓓蕾又看了看好几栋小房子，可是心里却老记挂着冲雷角的豪迈山庄，其它地方全都看不上眼。

眼看4月底了，新屋主就要搬进来，而直到现在，她连栋稍微中意的房子都没瞧见，这以后到底要住哪儿呢？

岳麦克塑料公司最近的生意也不顺利，老岳整天都在周旋，弄得焦头烂额。再要这么继续下去，不用说搬新家，恐怕连工作都不保了。

这份秘书工作，是蓓蕾从学校毕业到现在，唯一做过的一份工作。岳麦克塑料公司当时才刚刚成立，她几乎就点点滴滴地看着公司成长。除了老岳之外，老岳的太太简娜也跟她很熟。他们的那两个宝贝儿女汤姆和芮贝小的时候，偶尔碰上老岳夫妇要外出，蓓蕾还替他们带小孩哪！多年来，彼此一家人似的感情好得很。既然老岳成天忙着周旋，自然这也成为她的问题，蓓蕾很愿意替老板多操一份心。

4月底的一个礼拜三下午，老岳告诉她，银行已经连下了好几道催命符。

“赶快去找个赞助人嘛！”蓓蕾也很着急。

“说得容易，”老岳回答得十分无奈。

幸好，以前向老岳借钱的人，不约而同地在礼拜五全把钱还清了，正好帮他平安度过这次危机，可是这整个礼拜的劳心劳神，却把蓓蕾给累惨了。好不容易捱到周六上午，虽然还有例行工作，她却只想好好休息一下，呼吸几口绿野芬芳的清新。

不知怎的，怡人的满眼青翠，竟直直引着她驶往冲雷角。

该死的崔某人，要不是他的关系，她现在早就徜徉绿野，一享大自然美景了。什么话嘛！偶尔有空的时候，周末或许会到此一游。哼！真能把人给气死。

眼前出现一条岔路，往右转就会驶离豪迈山庄。就在这节骨眼儿，手上的方向盘好象突然有了生命似的，自己就向左转了。

蓓蕾的车速本来就很慢，行近那两栋欲合还离的山庄时，速度变得更慢。真的好美！

比较起来，春樱山庄显然乏人照料，一副爷爷不疼奶奶不爱的样儿。不过，她才懒得理春樱山庄。天大地大，在她心目中只有豪迈山庄。

驶近庄门附近，蓓蕾摇下车窗仔细看两眼，马路上堆放着许多建材，不用说，肯定是有人打算重新整修豪迈山庄。这根本就是恶意破坏原始美感，蓓蕾忍不住又愤恨不平起来。

一双眼睛惋惜地盯着山庄，“天哪！”她不禁软弱地哀叹。一回过神来，这才惊觉有人正盯着她，不甚友善地。

是个男的，个子很高，看起来30出头，瞧他那副样子，好象刚从某处散步回来。

男人从她的车后方走过，打开山庄大门，正打算走进的时候，突然又回头，直直地盯住蓓蕾。

“有事吗？”一句很简单的问话，听起来就算要回答，最好也不必太啰唆。

男人看着蓓蕾，她也回望住眼前的男人。他有一双深蓝色的眼睛，很深的蓝，几乎接近黑色。又黑又密的头发，配上优雅迷人的线条，鬓角处竟然还有一给白丝。

男人渐渐严肃起来，蓓蕾恍然大悟：姓崔的！

过去购屋不得的失望，再加上眼前爱屋即将毁于一旦的恐惧，蓓蕾满心的愤怒，活像锅煮沸的开水，正冒泡儿地四处蒸腾。

他以为他是谁啊？黑社会的大哥大？根本就是土匪流氓。蓓蕾平常很少会气成这副样子，略为倾斜的下巴，显得更加傲慢不群。

“哟，崔先生，等不及要把它给拆了，是不是啊？”

崔航德冷肃的脸上没一点反应，大概以前从来没有谁对他这么不客气。当然，也可能是这句话太普通了，所以他似有意若无意般全不放在心上。

不过这绝不是俏皮话，蓓蕾告诉自己，可千万别让他给误会了。

“我叫崔航德，我经常工作到很晚，我们一定就是在我刚好晚上有空的时候认识的，对不对？”他慢条斯理得近乎可恶。

“对不起，你我素昧平生。”蓓蕾鲁莽的字句，活像爆跳开来的香槟瓶塞。

“那你谁啊？”他毫不留情地反问，不让她有一丝喘息的机会。

“黎蓓蕾。”怒气冲冲地才刚讲完，她就发现这个名字对他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。

“一个为了豪迈山庄、被你欺压的女人。”越说越气的蓓蕾，一张开嘴，脑袋就无可救药地完全不受控制了。

“欺压？”他半戏谑、半惊诧地重复着。蓓蕾无助地发现，她实在没什么好争、好气的。头还探在窗外，手换激活档，一发动车就走了。蓓蕾心里悔恨难当，早知道就不该到这儿来，更不应停车观望。她可不是那种没事就开车乱跑、指着人当头臭骂的女人。

隔天早上，蓓蕾发现自己脑海中，挥之不去地经常浮现出崔航德迷人的脸庞。这是怎么回事？

房屋中介的萨鲁佛又打电话来了。“不是答应过你，只要有任何房子，格局很接近豪迈山庄的，就一定会先通知你吗？好啦，现在机会来啦！”

“真的？”蓓蕾有点怀疑。说实话，除了豪迈山庄之外，其它地方就算再美、再便宜，也无法打动她大小姐的心。

“冲雷角。”

“冲雷角？”她失声大叫，“冲雷角什么地方？”

“还记不记得春樱山庄？就是它隔壁……”

“你是说豪迈山庄隔壁的那栋？”

“就是它！假如你有意思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看房子。”

原来，是古先生打电话给他，表示他姑姑要卖春樱山庄。没有嫂嫂住在隔壁，日子显然对他老人家来说是孤单苦闷了些，所以也要住进养老院了。

记忆中，春樱山庄要比豪迈山庄小得多，蓓蕾第二天赶去看房子的时候，正印证了这个印象。不但要整修的地方很多，格局也完全没办法相提并论。不过，还是满有发挥空间的。

由于面积比豪迈山庄小得多，又特别需要大幅装修，屋主开出来的价钱也特别便宜。

蓓蕾特地在楼下客厅及厨房多走了几趟，楼上有一间卧房和浴室。她由后窗往外望，一片青翠映入眼帘，精神随之一振，觉得非常轻快，感觉也越来越好，毅然买下春樱山庄。

“你去看房子没有？”蓓蕾的母亲很兴奋地问。

“看啦！”

“觉得怎样？”

“我看得大修喔！每个房间都要重新装修，而且……”

“你自己喜不喜欢？”母亲最关心这个，“那个地点满不错的。”

“何止不错，简直棒呆了！”蓓蕾由衷地说，“我……我真的会爱上那个地方。”她有些犹豫地追加一句，“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蓓蕾曾经跟母亲提起过一次崔航德，没用“欺压”两个字就是了。“那‘他’怎么办？”

“他？谁啊？”

“我的邻居嘛！”

“照你说的，他只是偶尔去那里度周末而已，有什么好担心的。”斯黛慢条斯理地说。

“说的也对。”蓓蕾点点头。

“再说，假如他真的忙到只能把豪迈山庄当成避难所的话，我看也一样住不久，”斯黛又补充一句，想替宝贝女儿打打气。

“嗯，也对！”她想起今天匆匆的一瞥，崔航德好象在树篱那儿装修了一个大型车库。不用说，一定还有其它许多类似的现代化设施。假如豪迈山庄真的会二度上市，将来求售的价钱铁定是个天文数字。蓓蕾当初就已经东拼西凑了，涨价后自然更买不起。

这次她可不想重蹈覆辙，直到古太太本人和她签下合约以后，才认为房子是属于她的。

今天，是6月的第1个星期六，她的乔迁之喜日。守着春樱山庄的小窗，原先属于豪迈山庄的种种魅力，其实想想，这里也毫不逊色。打从签下合约的那一刻起，她才真的放下心里七上八下的牵挂，觉得踏实，觉得沉稳，总算有了自己的“家”。

第二章

礼拜天早上，蓓蕾一醒过来，就三步两脚地冲到卧房窗口，迫不及待地敞开窗户，深深吸一口新鲜的空气。嗯！此身不即是在天堂吗？

尽管所有的房间都得重新装修以后才能住人，她一样有家万事足地望着窗外美景发呆。

好一会儿，才回过神注意身边的景物。万事起头难，瞧花园草长叶乱、一副荒园德性，干脆就从那儿开始好了。

其实也用不着急于整理花园，屋子里该出力的地方多得是，怎么轮也轮不到把它放到第一优先的位置。问题是，一篱之隔的另一边花园修茸整齐，

看了就惹人气。

难得露面的崔航德，即使人不在，花园倒弄得挺漂亮。

看来就算野草见了，他，也得知趣地少长两寸。

航德的豪华房车就停在山庄前面的大马路上，蓓蕾想起那男人曾大兴土木，修建了一个大车库，既然车在外头，显然昨晚没回来。就她现在的位置，除非整个趴到窗户外张望，否则根本看不到车库。

不过，她并不想干这种无聊事。

原本堆在路上的那堆建材，已经全无踪影，一定是用来盖了车库。

说起来航德也真的很用心，虽然是新车库，所有的建材颜色却和山庄原始朴实的风貌一模一样。假如是第一次到这里，打赌会以为当初盖房子的时候，是连着车库一起盖的。

上次指控航德恶意拆屋的事，看来似乎过火了些，他还挺有审美观念的呢！

蓓蕾先洗个晨澡。然后才好整以暇地开箱开柜。有大包大包的瓷器，也有堆得满坑满谷的家具，其中，大多是老家那儿搬过来的。陆普汝新婚家里什么都不缺，自然就全塞到她这儿来了！

看来，起码得忙一两个礼拜才弄得完！

“老妈说的真对，”礼拜五下午，忙里抽闲的老岳问蓓蕾新家的状况，她答道，“开箱开柜的根本就做不完嘛！”

“怎么，还在整理啊？”

“今天晚上是最后一箱了。”她说。老岳这两天又四处钻营调头寸，到处碰钉子。

撞了满头包，她不想让老岳为自己的房子事操心。其实，她明天打算把客厅里原来的旧壁纸撕下来，再贴新的壁纸。

看样子老岳这次情况愈趋恶劣的财务危机，真够他头痛了。

当天晚上，蓓蕾赶回家继续未完的新居大事。

又是周六上午，阳光明媚，万里无云，蓓蕾兴奋地敞开所有门窗，为眼前宁静怡人的美景深深着迷。她精神振奋地拿起铲纸刀，动手刮壁纸。

才刮没一会儿，她就发现原来手下这层壁纸，是直接贴在旧壁纸上的，这一层一层没完没了的，墙壁上最少前后贴了5层壁纸，用的还都是强力胶，扯都扯不开。

奋斗了一上午，汗流浹背的蓓蕾上气不接下气。

我得先来杯饮料，她告诉自己，应该到厨房去慰劳自己一大杯柠檬汁。

顺手在厨房拿起一把椅子，索性移到后花园，让自己好好休息10分钟。

才坐下没一会儿，正兀自对着满园杂草出神呢，突然隔壁传来一些声音。

假如没猜错的话，豪迈山庄的男主人来此一游罗！

直觉地，她想起身折回屋里去，又停下脚步，这是自己家，干嘛走开呢？

耳边传来车库门开、车辆驶入及门关妥的声音，似乎有点宣告“此地是本人产业”的意味，蓓蕾坚定地排在那儿，一动也不动。不必如此紧张，这男人可能早就从前门进去了。

才刚喘口气，他居然毫无预警地由后方出现。

不服输的个性令蓓蕾毫不让步，站在那儿纹风不动。

“早啊！”她有些僵硬地向眼前这高大黑发的男人打招呼。航德的眼光漫不经心地扫过来，由自己往后扎妥的长发、修长的腿，直看到里着凉鞋的脚趾头。

蓓蕾突地对自己现在的模样有些心慌，全身上下就那么一套单薄的运动短衫裤，更显得自己长手长脚地全身不自在。

可是，天儿这么热，有谁会全副盛装地去撕壁纸？更何况这份工作又脏又重，能把人累死。

航德终于收回目光，却也没有回礼道早，只是简洁地说：“你应该不会很吵吧？”

才说完话就立即转身，打开庄门大锁自顾自进去了。

蓓蕾盯着他刚漆好的后门，本来也想折回屋里，可是心里实在有气，又倔强地在那儿站了5分钟。

回到房里，她也慢慢想通，为什么一开始，他会猜测她是个安静的邻居。

去年看豪迈山庄的时候，偌大的屋子里一点人声都没有；如今她就住在紧邻，隔壁任何一丝声音，她都能听到清清楚楚。

站在厨房里，就能听到他在厨房里来回走动的脚步声。她的厨房窗户是开的，他也一样，甚至还能清晰地听见他摔冰箱门的声音。

天哪！造化真是捉弄人。

她终于想起当初在豪迈山庄走动的时候，就发现两个山庄的客厅其实也只要一墙之隔。而且正是这同样的一道墙，分开了他和她的卧室，真是巧得不能再巧了。

想到这儿，她有点不太高兴，希望他会选择外墙那端的卧室，隔壁浴室也正好在那个位置。果真如此，至少她不必受到他洗澡声的骚扰。

下午，蓓蕾继续刮旧壁纸。当初古家兄弟分家隔间的时候，一定完全没有隔音的概念，才会有今天这个局面。她甚至想着万一碰到下大雨的时候，两兄弟甚至不必走到外面篱旁的小路说话，干脆扯开嗓门就行了。

假如航德到这里纯粹是求点安静的话，那他最好不要待在客厅里。理由很简单，既然她可以听到隔邻的一举一动，对方一定也可以听得到自己的。蓓蕾边工作边笑，觉得很过痛。

直到晚上9点，她总算撕去所有的老壁纸，全身上下疼痛不已，放了一缸热水好好儿的放松一下筋骨，这才上床就寝。

隔天上午11点，她看到航德驱车沿着马路出去了。是不是以后每次他都会在周日上午离开这里呢？没人知道。不过，接下来一整天都再也没看到他，倒是真的。

星期一早上，蓓蕾正准备出门上班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年约50多岁的精瘦女人，骑着脚踏车停在豪迈山庄大门口。

“早！”她向着由砂砾路面走过来的老女人打招呼，“崔航德可能不在家喔！”

“我知道！”女人愉快地回答，“我是村子里的莫太太，每次崔先生来这里度周末之后，我就会来打扫房子。”她怎么会知道他有没有来这里度周末呢？还没来得及问，莫太太又开口：“听说春樱山庄搬来一个年轻的小姐，一定就是你了，住得惯吗？”

“谢谢。”亲切的问候令人愉快，“我是黎蓓蓓，这里好棒好美，我爱死了！”

“可不是嘛。”莫太太看起来也很高兴，很愿意多说几句。

可是蓓蓓还得赶着去上班。

老岳为了周旋伤透脑筋，这次要再想不出法子，恐怕公司就不保了。这几天他一直仔细地反复思量。

“你是我生命里第4盏明灯，谢谢你。”蓓蓓和老岳认识到现在，老岳大概只亲过她3次。今天一走进老岳的办公室，他在她脸颊上又轻轻地吻了一下。

蓓蓓对老岳这种把老婆和两个孩子摆在前面，之后才轮到她的次序安排感到很满意，不过，也有些不解。

“我做了什么吗？”她问。

“过去这段日子，为了让公司继续维持下去，我真是费尽心思。”他说道。

“上个星期六，我真的很想解散公司不做了，可是突然又想起你很久以前跟我说过话，我就想：难道真的撑不下去了吗？我重新一再核算，我觉得，我可以办到。”“办到？”她不懂，如入五里云雾，“我到底说了什么？”

“你说，”他笑道，“我需要找一个赞助人。蓓蓓，你可说对了。快，把速记本拿出来，我要发几封信给几家大型金融公司。”

蓓蓓突然有点身负重任的感动，似当初真的是自己提出这个主意。隔了那么久，实在也记不清了。

整个星期因为有了新的目标，工作得特别忙碌。

回到家里，蓓蓓也没闲下来。方可利是朋友的朋友，来电话约她星期二一起出去。

不过要做的事情太多，实在抽不出时间约会。

星期五，老岳迫不及待地一一审视所有的回函，有几家表示可以考虑，有一家甚至表示会把他的申请书放到最前面，下次开会的时候优先讨论。

“看样子起码还要等1个月，才会有消息。”他焦躁不安地抱怨着。

“我们要的钱也不是小数目嘛！”蓓蓓温柔地安慰他。

“对我们来说不是小数目，对他们而言，根本是九牛一毛。”他答道，“星期一早上可不可以9点钟以前来上班？我要和会计师开个会，可是那家在伦敦的艾德嘉公司曾经说过，最快星期一就会给我们答复，他们很可能会打电话通知我们。”

“8点45，我一定到。”她笑着说。

下午两三点左右，她桌上的电话铃响了，是方可利的她周末晚餐。仔细想想，倒还真需要让自己轻松一下。

整整一个星期，为了替老岳分忧，蓓蓓操心劳神地硬是去掉半条小命。奇妙的是，每当回家的路上，还没到冲雷角呢，心头沉沉的工作担子，竟就像变魔术般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她望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山村绿野，有如置身世外桃源。

自从有了春樱山庄，日子满足多了。

当晚11点半，她仔细看了刚刚重新装修好的小客厅。以前也曾经帮母亲做过类似装潢的差事，不过，替自己干活儿，完全一手包办，这可是第一次，蓓蓓愈看愈中意。

她特意选了淡绿加淡粉的宽条纹彩带壁纸。星期一才会送来的地毯，

也是完全符合整体造型的以淡绿色搭配。

还有粉红色的窗帘，装妥之后，会用粉绿条纹丝带向后系住。

至于家具，虽然没有闲钱买新的，母亲留给她的粉色长沙发也挺不赖。

蓓蕾上床的时候已经累瘫了，却又起了个早，精神奕奕地开始拆厨房里的旧壁纸。

天气很暖和，云层也很浓密，看样子有可能下雨。

她又听到他倒车入库的声音，这是他连续第二个星期“到此一游”。说不定下个星期他就不会回来，或者再下个星期也一样？她调侃着自问自答，其实，他来不来，于己何干？

下午6点20分，刮壁纸的工作正忙得不亦乐乎，突然想起和方可利约好了7点钟碰面。时间不多，她三跳两纵地跃下扶梯，十万火急地冲澡洗头，顺手还扯下一截残旧的针头。

6点59分，她随手拿起一件衣服就往身上穿，刚好是件暖红色的古典丝质洋装。

歪过头往卧室窗外望去，可利的车已经在门口等她了。

蓓蕾拿着提袋，踏着轻快的脚步下楼。才刚走出前门，就看到可利站在大门口，正打算进来。

她不经意地瞧见隔邻那个男子，正站在砂砾车道上颇富兴味地盯着她。

上星期六看到他的时候，自己一副狼狈的蠢相。今天本小姐全副盛装，就是要给你好看！

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，蓓蕾也说不上来。

“你好啊！”对着航德，她心情好得想飞，所有的烦扰全抛诸脑后。

不料，换来的竟是莫名其妙的冷漠。

“你好漂亮！”可利说。她沮丧地笑了笑，上车。

车子绕过豪迈山庄的时候，她故意直视前方，装作没看见。

往东德利镇这一路上，心不在焉地和可利抬杠，心里盘绕不去的却是冲雷角。

真笨！早知如此，当初就不应该主动开口跟那个恶邻说话。居然让他这么冷淡自己，他以为是谁啊？

要本大小姐再跟你开口说话，慢慢儿等吧！

“我们先到全球酒馆聊聊天，再另外找地方吃晚饭，好不好？”可利问道。

“听起来很不错喔！”蓓蕾笑着说，思绪又陷入那个又高又顽固的恶邻情绪中。至少他今天晚上用餐的时候，不会听到她在厨房死命刮壁纸的声音。

突然又想起：其实他那边有一间饭厅。不知道每回吃饭，航德是一个人就着厨房大快朵颐，还是端着盘碗，坐在饭厅里用膳？

不对，刚才看到他站在车库附近，难道他今天也和她一样佳人有约？既不在厨房。

也不在饭厅，而是跟某位佳丽约好了共进烛光晚餐？

乍然警觉自己发酸吃醋的反应，她暗自嘲笑自己，有什么好生气的，难道他就不能和别人约会吗？

虽然她满喜欢可利，聊天抬杠也还算有趣，可是当他一提到时近10点，该准备送她回春樱山庄的时候，自己倒也巴不得赶快结束。

1 1 点多，车返春樱山庄，蓓蕾转身道谢的时候，跃跃欲试的可利想要送上一吻。

她急忙歪头避开，只让他贴上脸颊。

“晚餐棒极了，”她故作轻快地下车，顺手关上车门，“再见啦！”

没想到，可利居然也跟着下车。“不请我进去喝杯咖啡吗？”他很坚持地说。

蓓蕾故意装着一副很从容的模样歪靠到大门边上，不疾不徐地说：“我才刚搬进来，很多东西都还没打点好呢，改天一定特别邀请你。”她尽量把话说得圆些，避免任何可能的伤害。

“我会记得，”不甘心的可利只好钻进车里，驶入夜色之中。

蓓蕾沿着砂砾路面走回春樱山庄，这才发现除了身后的街灯之外，整个豪迈山庄和春樱山庄都是一片漆黑。

崔航德已经睡了吗？还是他根本就没有回来？他到哪儿去了？不想去猜。

或者……她每天刮壁纸，吵得他受不了，搬出去了？或者，他受够了她日夜不宁的骚扰干脆回伦敦去休息了？

第二天早上才 8 点半，电话铃响了，赫然就是隔壁的男人。

“你这个女人真麻烦。”还没来得及开口，耳边就传来刺耳的叫骂声，“难道你就不能像一般人那样，礼拜天赖赖床吗？”

“我从扶梯上跳下来接电话，就是要听你告诉我这些吗？”蓓蕾也不是省油的灯，立刻还以颜色。

“你到现在还没做完吗？”听到他的抱怨，令人畅快。

“我才做了 1 个多小时呢，只弄完 1 间，还有两间呢！”才喊完就把电话给挂了。

气极之下，工作起来倒还特别出力，才下午 4 点，就把所有旧壁纸都清干净了。匆匆吃个三明治果腹，又继续上工，厨房总算也有了一面新壁纸。

她洗完澡，换上一身干净清爽的运动衫和碎花工作服，决定出去走走，吸一口新鲜空气，好好看看心爱家园附近的美景。

转过身，看到航德的豪华房车正停在车道上。哼！真是好极了，说不定他已经受不了，正准备搬家。

一想起他那句“你到现在还没做完吗？”她更加得意地扭腰摆臀，顺着车道往外探幽访胜去也。

她看到一大片青葱绿野，是农场放牧羊群的草地。或许非法擅入，不过，只要她没有故意放开栅门，也不致吓到羊群的话，农场主人应该不会以此为由，向她提出控诉，好歹这也是本小姐第一天处女航嘛！

这片草地很宽广，蓓蕾一心只记挂着不要吓到羊哗哗，没留意已经起风，乌云密布了。

连续几天要下雨又不下天气，没想到今天真的下开了。

天门洞开的时候，她才刚穿过草场，正站在另一头门呢。

一场倾盆大雨突然哗啦啦地惊天动地，才没一会儿，蓓蕾就成了落汤鸡。突然看到不远处有个谷仓，急忙连奔带跑，撒开脚步就冲过去。

真不愧是女中豪杰，虽然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却也只花了极短的时间，就已抢到谷仓敞得大开的门口。才刚向里瞄一眼，原先的得意就全泡汤了，这里除了她之外还有别人。

“怎么又是你？”冤家路窄，居然在这里撞见航德。

他只是漫不经心地望瞭望这湿漉漉的女子，目光在喘息不定的胸脯那儿短暂停留了一下，随即转回她湿答答的脸孔上。

“你的意思是说，下这场雨全是我的错？”这嘲笑讥讽的一句话，就算是对她指控的答辩？蓓蕾真的快气炸了。

昨晚她曾经优雅的惊鸿一瞥，此刻荡然不存，脑海中浮现的只有上回自己穿着差劲的样子，竟让这返家度假的家伙一览无遗。

现在没有化妆不说，浑身还淋得落汤鸡似的。最糟糕的是她连动都不敢动，否则脚上那双凉鞋，一定会泄气地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。

她干脆不理他，直直望着外头如注的大雨。

老天没有一丝停雨的意思。蓓蕾猛然开窍：反正自己已经湿透，再怎么淋，也湿不到哪里去，何苦待在这儿受活罪？干脆跑回春樱山庄算了，非常时期，也顾不得嘎吱作响的凉鞋。

才刚冲出去两步就紧急煞车，再也不往前移动，蓓蕾整个人吓僵了。她尽量压抑自己差点叫出来的呼救声，不过，一定多少漏了些声，因为航德也跟了过来，跟自己一样站在外头淋雨。

“哇，好一个声势浩大的牛群哦！”虽然听见他讥讽的声音，蓓蕾依旧心慌意乱地站在原地。

“你不是因为热爱乡村，才搬来的吗？怎么，还会怕牛啊？”由航德慢吞吞的语调，听得出他颇为自得其乐。

这个卑鄙无耻狂妄自大的混帐东西，本姑娘受够了！

眼前只有两个选择：继续站在那儿？或是转身回谷仓去？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去，蓓蕾气得七窍生烟。

既然不甘受其羞辱，自然就采取行动。

鼓足了勇气，狠狠地做个深呼吸，既没回头，也没侧望，蓓蕾笔直地往前走去，完全感觉不到落在身上的雨滴。

手心不住地冒汗，胃也有点不太舒服。

渐渐走近牛群，它们一动也不动地望着她，甚至对她大步的行走感到有些畏缩。蓓蕾咽了一口口水，强迫自己直视前方，继续勇敢地往前走。穿行于一头又一头的牛之间，终于，她走到草场那一头。

飞快穿过大门，再转身锁紧。直到现在，觉得比较安全了，她才偷眼回望谷仓。

她对自己的表现，觉得很满意，也很高兴。走到最后几码路时，她差点拔腿跑起来，可是她知道航德正盯着她看，她绝不能漏气，一定要撑到底。他也向外走了几步，完全不顾倾盆如注的大雨，就那样站着望着蓓蕾。

那个浑蛋！全都是他害的！

恨他吗？根本就看不起他。

蓓蕾转过身，直朝家的方向走去。这一路上，她觉得自己兴奋得有点怪，一直得意洋洋地，好象打了一场大胜仗。这到底是为了什么？难道真的和“他”有关系吗？

第三章

早上刚一醒过来，蓓蕾就心知肚明地告诉自己：昨天下午的际遇和航德风马牛不相及，这全是勇于面对恐惧的辉煌成果。

小时候母亲带她去郊外野餐，怪她贪玩，趁母亲不注意的时候到处乱跑。母亲发觉宝贝女儿不见了时，吓得大声喊叫蓓蕾的名字，不小心惊动了附近的牛群，居然对着蓓蕾一起冲过来。

当时自己真的吓坏了，所以至今历历在目，难以忘怀。

蓓蕾记得今天8点45分上班的约定，决定起床下楼，先替自己泡壶茶。

耳边传来隔邻男人厨房里的走动声。怪了，为什么星期一早上他还在那里呢？那是“他的”房子，爱住多久是他的事，自己操个什么心？

可是话说回来，为什么早上第一个想到的，竟然会是他呢！

以前从来没有哪个男人能像他那样扰乱自己的思绪，过去也从来没有恨过什么人。

不过，因为恨某人而心情大乱，不也挺正常的吗？

插入车钥匙，四处望瞭望。昨天晚上显然下了一夜的雨，现在不但空气好，天气也特别清爽。

“天哪！”要命的引擎居然发不动！她有点不知所措。这辆车的状况向来都很好，怎么突然就……她对修车一窍不通，这会儿更不知该如何是好！

她来回反复地转动电门钥匙，不停地踩油门，希望它能有点动静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高大、整齐、打扮得一丝不苟的豪迈山庄主人出现了。他锁上房门，瞄了眼气急败坏的蓓蕾。

蓓蕾知道这辆车是没指望了。

一想到老岳心急如焚，巴不得艾德嘉公司赶快打电话来的表情，蓓蕾就紧张。

这个男人，就算没看见，起码也该听得到吧！居然对她视若无睹，太过份了！昨天就讨厌航德，今天更恨他。

一点予人方便的侧隐之心都没有。猪！

但一想到老岳，却顾不得许多了。

她走到他的车窗边，竖起大拇指，作出搭便车的姿势。

没想到这男人竟然坐在车里，歪过头来望着她。蓓蕾知道自己现在没有耍性格的权利，只得强忍怒气，等着他慢条斯理地按下开关，缓慢且平稳地放下电动车窗。

一身柠檬绿的麻料西装，穿在他身上显得格外出色。怒气横生的蓓蕾，此刻却不知怎的，竟欣赏起男人的穿着来。

停在她身上的目光并未久留，尽管如此，她一样认定他脑海中看到的，一定是她昨儿下午湿成落汤鸡、死命冲向谷仓的落魄相。

“为什么挡路？”他果然是头不折不扣的猪。

蓓蕾先作了个深呼吸，努力地想缓和自己的音调，一开口却仍尖锐刺耳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，你这个人起码应该有些美德吧？”

深蓝色的眼睛直直盯着她：“你是指哪一方面？”

蓓蕾差点没当场炸掉，她非常非常努力地吞下满腔的愤怒说：“我得在9点以前去上班，我的车发不动。”

他依然坐在那儿直直盯着她僵硬的面孔，一句话也没有。在蓓蕾几乎以为他会拒绝她的请求时，他开口了：“到现在还认为我‘欺压’善良吗？”

蓓蕾愣了半晌，都那么久了，当初气急败坏的自我介绍，居然他全放在心上。其实那个时候古先生急着要钱，就算不是航德，照样也可能让其它富豪给抢去。

蓓蕾觉得自己应该说声抱歉，可却又不想给人一副小狗乞怜的错觉，于是她也不假辞色地盯着他说：“不会，我没有这么想。”

几秒钟之后，他才懒洋洋地开口：“上车！”除了问她要去哪里之外，一语不发。

“东德利镇，”她告诉他说，“只要是开往伦敦的车道，都会经过我的办公室。”

她很想让自己安静片刻，一开始就认定别人不会好心让她搭车，实在是很愚蠢的假设，自己没有理由随便给人莫须有的罪名。一看到岳麦克塑料公司，这百感交集的种种就全抛到脑后。她用手指了指，请他靠边停车。

“岳麦克是你老板？”他随口问道。

“我是他秘书。”她答。

下车后，本来准备要道谢的，却反问一句：“你认识他？”

他却什么也没说，关上车门就走了，留下杏眼圆睁的蓓蕾。

10点半，老岳板着一张马脸进来，不用问也猜得出和会计师开会的结果。

“艾德嘉公司有没有打电话来？”他劈头就问。

“还没有。”她只能实话实说，心里很想问他，有没有听过崔航德这一号人物？

修车厂修车的技师尼克打电话告诉她，车修好了，会把车钥匙放到她的信箱里。

“这样就修好啦？”她有些怀疑，“前天淋了一夜雨，我觉得一定是化油器泡了水才出故障的。”

“你最好自己弄个车库！”尼克说。蓓蕾心想：那当然，只是现在去哪儿凑钱盖车库？

期待已久的艾德嘉公司终于来电话了。

她看得出来，老岳沮丧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，对方看样子不会借钱给公司。

尽管如此，她还是相当佩服老岳做老板的风范，虽然别人拒绝帮忙，一样彬彬有礼地感激他们的诚意。

“不用那么担心啦！”她很想安慰安慰老岳。

“我想静一下，”他声音有些颤抖。

蓓蕾悄悄溜回自己的办公室，大男人不随便哭，可是她知道老岳差不多了。

过了5分钟，她听到老岳打电话给他老婆；又过了5分钟，他出现在蓓蕾的办公室。

“真受不了我老婆！”他听起来好多了，“照简娜的说法，还可以撑一阵子。假如纳森公司也不肯借钱，起码还可以去找布莱顿公司，而且……”

电话突然铃响，是柯瑞连打来的，要她新家的电话号码。蓓蕾这才想起还没去办理登记，电话簿上根本就没有她的名字号码。既然如此，上次航德怎么会有办法拨电话给她，向她抱怨呢？

“那——我什么时候才能一睹春樱山庄的庐山真面目呢？”柯瑞连开朗

的声音令人心情舒畅。

“到时候我一定会请大伙儿来家里吃饭，只是现在……”蓓蕾突然想起待会儿下班还愁着没车呢！

“没问题，我还欠你二个人情，”他高兴地说。过去她曾经让他搭过一次便车，但蓓蕾早就忘得一干二净。

回到冲雷角，铺地毯工人已将厨房铺好，蓓蕾心里很愉快，兴致冲冲地带柯瑞连四处参观。

瑞连知道她急着继续工作，喝了杯茶就先告辞了。

走了才一会儿，蓓蕾觉得有些不太对劲儿，这和瑞连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实在是……是这整个地方，有点……无趣。

这一个星期，她始终感到屋子里挥之不去地有种平淡的乏味。

星期四，厨房总算装修完毕，心情还是老样子。

星期五，她开始动手整理卧房。

9点左右，她听到大门开动的声音，立刻赶到窗口张望。不是她的大门，是隔邻男人回来了。看到他的豪华房车慢慢驶入车库，看到他坐在方向盘后面。霎时，一颗心好象突然长了翅膀似的飞了起来，觉得好轻快，好舒畅。

由于卧房乱成一团，她就着长沙发凑合了一晚上。

早上醒来，昨晚幸福愉悦的心情丝毫不减。和着悠扬的歌声，蓓蕾迅速洗了个晨澡，开始工作。

今天她动手时特别小心翼翼，深怕吵到他，直到后来听见他在楼上走动的声音，才放下心放手去做。

11点时分，她提了一大袋垃圾出去倒的时候，意外地瞧见有一辆豪华轿车停在豪迈山庄门口，一位衣着鲜丽时髦、年约30的女子正款款朝山庄走去。

蓓蕾继续她未完的工作，但却不知怎的，老是无法专心。一到休息的时候，就跑到窗口，看那辆车还在不在？

车一直停在那儿。

下午1点半，她给自己弄了份三明治和热饮。

1点55分回去工作的时候，车还没走。

6点，女人一脸疲惫地开车离去，看样子不会再回来。

到底航德和他那位“女性朋友”在里面做什么，居然要花7个小时，把人家累得不成人样才放行？

今天已经忙了一整天，既然心烦意乱，干脆到外面走走好了。

才没走两步，听到隔邻传来走动声音，不禁仰头回望隔壁一眼。

航德正由车库那儿走出来。

“去散步啊？”他说话老是这个调调，像询问，但却还不如说是在指控。

“不可以吗？”她不甘缄默地反驳。

航德瞧了一眼身旁过长的草坪：“还是动手修整花园吧！”

真是的！什么东西嘛！

“您要是有空，欢迎来此一‘修’”。她马上反咬一口，也懒得听他吐出什么鬼话，就趾高气扬地走开。

回到厨房时，天色已暗，她顺手拨动电灯开关，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呢，灯泡居然烧掉了。

怎么办？或许……可以去找隔邻那个男人？算了，宁愿去死！航德不是那种热心助人的邻居。

蓓蕾想起村里邮局旁的布告栏中，有一则“工不嫌大，钱不嫌少”的电工广告。立刻拿了把手电筒，驾车到村子搬救兵。

抄下电工姜艾迪的姓名地址，她又开车赶回春樱山庄。时间已经太晚，请人修灯或许不妥。总算捱到礼拜天早上，又想起航德曾经说过，一般人都会在周日上午睡一会儿，只好一直熬到9点才拨电话。

“早！”她说，“我最近才搬到春樱山庄，我们可能不认识——”

“你是说古老太太住的那栋？”

“对对对！就是这里。”

不到半个小时，就来了一位年近半百、却挺有活力的瘦男人。只花了15分钟，就将春樱山庄所有线路检查了一遍。

“乖乖隆地冬！”他说，“打从当初这栋房子盖屋架线之后，大概就从来没有重新整理过。”

“这么……这么糟吗？”蓓蕾有点担心。

“的确不太妙。”他肯定地说，“目前小修是没问题，为长久计，最好还是整个拆掉，重新架一次线路。”

“那……那得花多少钱？”看来，该来的躲都躲不掉。

“唉呀，没多少啦。”艾迪边动手，边和蓓蕾洽谈各项细节。

蓓蕾接受了艾迪的价码，同时也了解在全面换线之前，一切整修内部的动作都是浪费时间。客厅地板的声音吱吱呀呀的，看样子也不安全，这阵子最好还是搬回卧房去睡比较妥当。原先买房子的时候，还以为占了便宜，现在才发现花大钱的名堂还多得很哪！

无事可做的蓓蕾往花园望了几眼。既然暂时不必整修内部，假如航德不在家的话，她一定马上冲出去修剪草坪。

航德一直到星期一才离开。

蓓蕾每天一下班，就立刻动手整理花园。

公司的财务状况更不乐观了，纳森公司也不肯借钱支持他们，老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张罗。

星期五方可利打电话邀她一起吃晚饭的时候，她早已闷得发慌，急着找个出口透气了。

赶回家准备约会时，意外发现窗外有豪华房车渐渐靠边，蓓蕾的心情突然像打了强心针似地高昂起来。

和方可利吃饭还算顺利，但当可利提议上夜总会时，蓓蕾就兴致索然了。就她所知，东德利镇一共就只有两家夜总会，名声都烂得可以。

“我想回家了，”她祭出艾迪第二天一大早就要来修电线这个法宝。

可利完全没有为难的意思，蓓蕾对他的好感也增加了几分。

“今天晚上很愉快，谢谢你，”她十分诚恳地对他说。

“还是不方便请我进去坐吗？”可利转身向她，左手由后方伸过来。

“唉呀，急什么嘛！”她笑着回答。正打算开车门的时候，对面方向突然有车灯投射过来，吓了她一大跳。趁火打劫的可利，在她惊魂未定的当儿送上结实一吻，整个人也压了上去。

他块头不小，刚好遮住对面扫来的强光。蓓蕾急着扭头避开，又迎上刺眼强光，一时还真搞不清该往哪一边闪！

“再见！”她逃命似地抢出车门，迅速拉开大门关上。

她望了一眼刚才对面的车辆，马上认出那是谁的爱车。

现在起码已经11点半了，航德还一个人在外头做什么？哼！说不定又和哪个野女人鬼混去了，管他去死！

一大清早，蓓蕾就醒了过来。好家伙，艾迪居然也在7点零3分赶到。

7点12分，他开始拆板撕线。7点15分，艾迪一个人在楼上，突然传来一阵重物坠地声，惊天动地，整个屋子好象翻了两翻。

“妈呀！”坐在楼下客厅的蓓蕾忍不住惊呼。假如一整天都得如此地动山摇地，非找个理由躲出去不可。

正发呆呢，电话铃响了。蓓蕾嘴角扬起一抹顽皮的笑意，贼贼的。还没拿起电话，她就已经八九不离十地猜出是那一位仁兄打来的。

“又不是我的错！”她四两拨千斤地轻描淡写。轻轻放下话筒。她觉得畅快极了。

可惜好景不长，11点不到，航德上礼拜的“女性”友人又来访了。

艾迪一整天都进出不停地忙里忙外。蓓蕾也没闲着，又是咖啡又是茶又是可乐，天知道灌了他几加仑。

下午5点半。，她隔邻的女伴才往座车走去。

蓓蕾站在窗口，对着女人远去的车辆出神。

艾迪自身后走过来，“我要回去了，”他说，“明天再花一两个小时，就算大功告成了。明天我也想一大早过来，可以吗？”

想起隔邻男人假日静养的嗜好，蓓蕾忍不住脸上又是一抹贼笑，“好极了！”她道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航德就开车出去了，直到很晚才回来。当他看到艾迪的小货车，昨天的不快好象已经忘得一干二净。

有那么一会儿，她觉得有些内疚。这个男人来这里度假，无非是想忙里偷闲，求点清静。这么扰人清梦，确实说不过去，好在就快弄完了。

唉呀，什么跟什么嘛，他昨天“一整天都有女人陪”，用得着她多管闲事？虽然那个女人这次停留的时间稍微短了半个小时。

迷迷糊糊地睡去，星期一，天才蒙蒙亮，就让隔壁男人起床的声音给吵醒。天哪，这才几点钟，他就发动引擎开始暖车了。

其实，就算以后一辈子都看不到他，她应该也无所谓。

偷偷摸摸地躲在窗帘后面望着他离去。

直到豪华轿车消失在视线之外，蓓蕾回过神，仔细回想刚才这股难以驾御的冲动。

“天哪！这……这怎么可能是真的？”

她觉得，觉得自己好象舍不得他离开，好象……好象很想让他留在自己身边似的。

第四章

为了证明自己完全不把航德放在心上，才星期一下午，蓓蕾就接受柯

瑞连的邀请，约好星期三一起吃晚饭。至于方可利，虽然自己还在怀疑要不要再跟他一起出去，也依然来者不拒地答应星期六的约会。

星期二早上一醒来，第一个想到的居然又是航德。一定是自己太讨厌他的缘故，才如此念念不忘。

怀着满腔愤恨地赶去上班。

才刚过11点，还在努力不生气，话筒那端居然传来他的声音。

“想干嘛？”她气势汹汹地没等他回答，又立刻说：“你给我听清楚，有你住在隔壁每天抱怨，已经够烦了，不准你打电话到办公室来骚扰我。你最好……”

“黎小姐，我想你最好少说为妙！”他毫不客气地直接打断。

“你少威胁我。”

“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只管听就是了。”他的话简单又直接，“除非你打算让我在岳麦克先生面前告你做漫无礼，否则最好乖一点。”

“你……”她想再还他几句，直觉却告诉自己应该先停下来，“你找我老板做什么？”

“我打电话本来就是来找他，”他冷冷地答道。

“找他干什么？”她接着问。

“没有必要告诉你。”

“你找他有公事？”她问，语气有些懊悔。糟了，要是崔航德正是他们求救的大公司老板，那……真恨不得有个地洞，马上钻进去。“那……请问是哪家公司？”

“布莱顿公司。”

蓓蕾差点没当场晕死，她怎么想也想不到这个住在隔壁的男人，居然就是全国数一数二大财务公司里的大人物。

航德依然简单的一句：“请老板听电话。”

“那当然，”她答道，马上展现出秘书稳健的一面。不过，眼前事实太难置信，她还是忍不住要问：“你在布莱顿公司……呃……上班？”

“我？”他停了一下，好象脱口的话会吓住对方，“不好意思，我就是公司总裁。”

妈呀！我的主啊！请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，这是一场恶梦。

蓓蕾突然无比地虔诚，手底下也加快动作，接通她老板。

隔壁邻居竟然会是布莱顿大老板。

老岳现在最需要帮手，她却帮了一个大倒忙。她发现自己在颤抖，只好找个机会溜到厕所去休息。

刚才航德一副没好气的声音加上自己的态度，老岳日思夜想的贷款，这回八成死定了。

她走出厕所，老岳办公室的大门是开的，刚才一定来找过她。蓓蕾不禁自忖：看样子最好自己先提出辞呈。

“你知道是谁打电话来？”他满脸笑意，要是没耳朵挡着，一张嘴能咧到脑袋后面去。

“布莱顿公司。”她不必故作不知，不过，似乎很难吐出崔航德这三个字。

“是他们公司总裁本人呢！”老岳乐坏了，“我们还是要送一份申请书给他们的董事会，不过我相信只要崔航德先生认为可以，一定没问题。”

“他跟你说，会借钱给你？”蓓蕾再问一遍。

蓓蕾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但还是替老岳感到高兴，这下子终于雨过天晴了。

不过她知道自己生命发生了变化。就秘书工作而言，今天对崔航德的表现还算称职，可是以邻居的角度来看……，这崔航德到底算什么呢？

每次见面都是怒目相向，没一句好话，这个周末他不是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准备把她当场气死？还是说，亲自到她家来，接受她低三下四、奴仆婢妾般的侍奉招待？不知怎的，她知道隔邻男人绝不会期待她这么做。

隔天上班，蓓蕾整天都在想他。下次见面，得尽量避免任何火爆场面才行。

下午刚过五点，楼下总机小姐就电话通知她，有一位崔航德先生已经上楼了。

“崔——”她惊呼道，心跳加速，没想到来得这么快，“你是说崔航德先生？”其实她很清楚根本不会有第二个。

好一会儿，她总算克服自己难以遮掩的紧张，把敬业专注的秘书脸摆出来。

老岳整个下午都很忙，先是和银行经理有约，接着又去找会计师，下午到底能不能赶回来，他自己也不是很确定。

当然，那两个人不管多重要，都比不上崔航德。

她迅速拿起话筒，还没来得及拨外线，就看到崔航德大步走了进来，一时心头小鹿乱撞地有些不知所措。她认为这只是因为他是布莱顿公司老板，对岳麦克塑料公司有举足轻重地位之故，非关情仇爱恨。

“崔先生，你好。”她堆出一脸笑意，这男人铁定早就知道总机会先电话通知，她无需摆出一副故作吃惊的女儿态，“对不起，岳先生刚好外出，不在办公室。”

“我想也是，”航德只冷冷地撇下一句，看都不看蓓蕾一眼。

这是个重要人物，不能惹他生气，蓓蕾告诉自己。

“要不要给您准备小点心？”她热情地招呼，希望他赶快坐下来喝杯茶，必要时，就算坐她桌子也可以。这样，她才有机会到别的房间拨电话给老岳，叫他赶紧回来。

崔航德根本就不理会她的点心：“我想看看你们这家公司。”

好极了，就等他这句话，她笑了笑，“听”起来他的确有意借钱给老岳。“没问题，您先请坐，我跟领班联络一下……”

“不用找领班，”他阻止她，直接折回门口，“你带我四处走走就够了。”

“我？”她愣了一会儿，男人应声回头盯着她看，“可是我对公司的了解还不如……”

“这不是问题！”他照例打断她。蓓蕾还没弄清楚他的意思，男人已经拉开大门。

本来打算把手上这些文件整理完再下班的，看样子只好先搁着。要是把他惹毛了，她可担不起。

参观工厂的时候，仍旧不能不介绍领班彼此认识：“这位是领班奚大卫先生，这位是崔航德先生，他想看看我们工厂的作业实况。”虽然奚大卫也搞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她还是尽可能地让对方知道，这是位大人物，得捧在手心上当宝。

“就从那边开始，好吗？”航德建议，指了指入口那头的机器。蓓蕾一

点都看不懂，只想趁机脚底抹油开溜。没想到这男人竟用手碰了她一下，表示她应该跟着一道去。她还能说不去吗？

一趟工厂走下来，她意外地发现，学财务的航德，对许多技术领域毫不陌生；不管奚大卫说了什么，他都有办法接下去，并提出相关问题，大卫必须立刻予以作答。至于蓓蕾，不用说，青蛙下水，扑通扑通（不懂不懂）。

蓓蕾也不得不承认，只要男人没摆出做邻居的那副鬼德性，肚子里还真有两把刷子。

两人正谈得入题，老岳慌慌张张地从工厂大门处赶过来。不用说，一定是总机告诉他航德在这里。

“大驾光临，未能亲自迎接，失礼失礼了。”他急切地道歉，但也不是很了解崔航德到工厂来做什么。

“你不在的时候，黎小姐和奚先生已经相当尽职地带我参观了一遍工厂，印象很深刻。”崔航德边握手，边随口说。

“大卫，既然我赶回来，现在就由我接手吧。”老岳说。

蓓蕾想起桌面上一堆待处理的公文，也想趁机开溜。没想到一伙人走到下一台机器的时候，这男人又用手蹭了她一下。

真是命苦，等看完工厂，都已经6点零5分了。她百无聊赖地陪着两位大老板一路漫步到工厂大门，老岳心里只有工厂和资金，航德则一直顾左右而言他，不愿明确表示对借款一事的态度。

“真的是这样吗？”耳边传来老岳的问话，“您常来巛夏这个小地方？”原来老岳想藉此澄清航德是否专程到此探访？果若如此，一切就很明朗了。

“只要有空，每逢周末都会过来，”航德答道。蓓蕾这才想起一直没告诉老岳，这位大人物就是她的邻居。“我在冲雷角有栋房子。”

“冲雷角？”老岳有点意外，蓓蕾则满 腆地站在那儿。“蓓蕾也住在那儿耶！”

“可不是嘛！”崔航德同意地点点头，补充说道，“我们是左右邻居。”

“邻居？可是她的邻居是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失陪一下。”她非走不可，要是老岳不识趣地把她过去对邻居种种恶行的描述，当着三人的面重新说一遍，那她真不要活了。

蓓蕾回去坐了5分钟，也说不上来到底为什么，心中激动之情仍久久无法平息，看着桌面堆如山高的工作，又实在不能就此塞到抽屉里、留到明天早上再办。

其实加班并没什么大不了，总机小姐会保留一条外线电话给她用。

她拿起话筒，运气好的话，瑞连现在应当下班到家了。

才把电话接通，老岳就带着崔航德走进来；一时之间，还真不知该立即放下话筒接待客人，还是继续她的电话。

崔航德应不至于故意给她难堪才对，蓓蕾决定继续刚才未完的电话。

“喂，瑞连是吧？我是蓓蕾。”她将目光转到隔壁邻居身上，“对不起这么晚才通知你，今儿晚上的晚餐取消好吗？”

瑞连真不愧是个好朋友，深知她不会无故取消约定，一点也不介意。“那明天晚上怎么样？”瑞连提议道，“只要你有空，敝人绝对奉陪。”

她正打算回话，忽然瞧见崔航德一脸兴奋莫名的神色。他一定发现她取消晚餐约会，完全是由于这次意外造访并坚持蓓蕾作陪的成果。

男人脸上不但没有一丝悔意，竟然还有一抹得意的歹笑。

“明天也没空吗？”没听到蓓蕾的回答，瑞连又追问。

“明天晚上没问题。”她当机立断，注意到崔航德有点不太高兴的样子。

过了没一会儿，航德终于和老岳握手告别，对她则仅是象征性点点头，由老岳自告奋勇地送他下楼上车。

岳麦克很快就折回办公室，“怎么这么巧，敝人的机要秘书就住在豪迈山庄隔壁？”

“老岳，当初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，”她答道，“直到今天他打电话给你，我才发现他是布莱顿公司……”

“希望以后他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会比较客气一点，”老岳深表同情。

蓓蕾一直忙到7点多，才赶回春樱山庄，她匆匆钻进厨房，替自己弄点吃的，忽然听到隔邻有汽车入库的声音。说不出为什么，她情不自禁地笑了。

她拒绝接受自己居然“期待”他在家的念头，努力转移注意力到值得沉思的课题。

大早醒来往窗外探，有点飘雨，绵绵絮絮的，天气倒是挺暖和，送牛奶的已经过来了。

虽然身上只穿了件短睡衣，蓓蕾懒得上楼披睡袍，堂而皇之地就开门去拿牛奶了。

偷懒的送牛奶工人每次都把奶瓶放在离门好几步的地方，她得走出去拿。蓓蕾放眼四顾，杳无人迹，干脆好整以暇，从容地漫步过去一手提起奶瓶，一手抬起旁边附送的小广告。

懒洋洋地转身，准备加快脚步往回走，不料愈是急着伸手拉门，反倒弄巧成拙，砰地关上大门，把自己反锁在外面了。

她不敢相信地直直盯着反锁的大门。天还下着雨，她一手拿奶瓶一手拿小广告，怎么办呢？总不能就这样衣着单薄地在外边站一整天。

她放下牛奶和小广告，苦思“回归”春樱山庄的妙策。

楼下所有窗户都关得很牢，这一点她相当清楚。抬头望了一眼楼上卧室的窗户，对了，以前好象曾经在隔壁车库那儿看过有一个扶梯！

蹑手蹑脚地踏上两家相通的小径，穿过树篱，直直往男人的车库走去。哇！气死人，怎么他也那么有效率，车库锁得密不通风。

该死！真想一脚把车库大门给踢烂。更气人的是只要一想到崔航德，一颗心就噗噗地跳，令人难耐。

时间虽然还早，总不能这样在门口罚站一整天吧？她又望了一眼崔航德的卧房窗户。

嗯，他总共有两间卧室，既然是男人嘛，一定是睡比较大的那间。

她实在很不愿扰人清梦，可是眼前只有他有现成的扶梯。总不能这么湿答答地只穿件小睡衣，走上半里路，到村子里找一个十足陌生的村警嘛！

雨势突然变大，更催促了她的决定。蓓蕾对着楼上窗口大声呼唤航德的名字，没人应声。“崔一航一德一先生！”她又喊了几声，仰头等了半晌，恨那人睡得像头死猪。

她愤恨已极地低头看了看里在拖鞋里的一双脚丫子，索性抓起砂砾路面满地都是的细碎小石头朝窗子丢去。

一颗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第二颗，第三颗。气死人，就不信那男人真能睡死去。弯腰拣了块大石头，对准他的卧房窗户用力一掷，匡哪一声，何

止命中，整面玻璃应声而碎。

崔航德敞着胸膛终于出现在窗口，一头湿淋淋的，不用说，刚才他正在洗澡。大老爷板着一张脸，看起来不是很乐。

她滞着在男人虬结胸毛的目光，慢慢往上移动。乖乖，那双眼睛真能喷出火来。

“一定要打烂我的窗户吗？”

“我把自己反锁在外面了。”她解释说。

男人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湿得近乎透明的小睡衣，蓓蕾觉得有些难为情，交叉手护着胸口。“搞什么嘛！”他气得摔窗户，细碎的玻璃渣震落一地。

蓓蕾竟有些得意、兴奋，这下子他的卧房也会和她一样变成落汤鸡。

那只天下第一大蠢猪，居然连这点小惠也舍不得。

她又等了几分钟，绞尽脑汁，苦思对策。

正发愁呢，雨停了，提着公文包、一身整齐的崔航德，也出现在门口。

她本打算开口向他求救，没想到男人又扫过来冷淡的一眼，随后自顾自地走向车库。

“打破窗户我赔！”一张口只吐出来这几个字。

“不必了”他信手打开车库大门。

她等着听他暖车隆隆的声音，却瞧见他扛着扶梯走出来。她好感动，恨不得把以前所有说过不礼貌的粗俗言语，一口气全收回来。

男人搬过扶梯，体贴地架妥在她的卧室窗户旁，大手一张，一副邀请女人跳舞的姿态。

什么意思？还要大小姐亲自上扶梯吗？

“拜……托！”这人也实在太过份了，人家还云英未嫁呢，身上单薄的一件让雨淋得几乎已经透明的小睡衣，他居然还要人就着扶梯往上爬？

那他呢？一个大男人站在扶梯下面往上看秀吗？

男人眼中有些许调侃的神色，他根本就存心要捉弄她。正不知该生气还是撒娇的时候，耳边突然传来隆隆的车辆引擎声。这下也顾不得许多，管他心里在想什么，赶快找个地方遮身吧！

没争得对方同意，一把抓住男人的肩膀，缩到他身后，直到邮件车开过山庄才撒手。

“小坏蛋！”男人奚落她，说完即攀上扶梯，没一会儿就消失在卧房里，蓓蕾总算松了一口气。

崔航德翻脸跟翻书一样，突然变得幽默风趣起来。

他故作姿态地开门邀她入内，两人都站在她刚刚才装修好的小客厅里。男人故意挡住她的去路，逼得她既不能进厨房，也没办法上楼，除非她开口道谢，感激他替她解困。

“你最好乖乖待在家里，等莫太太来了再说。”他还是简简单单的一句。

“她今天早上会来吗？”蓓蕾不当回事，这男人讲话实在过份。军官带大兵似的。

“待会儿我会打电话给玻璃匠，顺便通知莫太太。假如她不能来，你就得留在这里等玻璃匠。”

“还有没有其它的吩咐？”

他冷冷地看了她一眼，对蓓蕾这种盛气凌人的语气，显然不太高兴：“大小姐，打破玻璃窗的是你，不是我。”

“可不可以请你发表一下，身为完人的感受啊？”她问，面有温色。

“你，永远不会懂的。”他丢过来一句，小女子差点当场就气炸了。这男人不给他一点教训怎么可以？她鼓起勇气冲到他面前推他一把，好象撞到一面石墙般动弹不得。

她仰起脸看他，他竟也咬牙切齿地恨不得一口把她吞到肚子里。可是，可是，他深蓝色的眼睛慢慢融化在她棕色迷人的眸子里，他张口说了什么，好象是“你这个无可救药的小妖精！”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已让男人抱个满怀。

蓓蕾怎么也想不通，自己居然一点反抗意志都没有，就软绵绵地让他箍在怀里。不知怎的，她也不想马上挣开。男人低头吻她，以前蓓蕾也有过接吻的经验，可从来没有一次像今天这么销魂依骨。

他热情的吻，他坚实的拥抱，竟给她以身相许、此生尽付与他的心情。她完全倾倒在男人温热的胸膛里。坚定的吻，当然，也是很付出的，这一切都美得让人心醉。结实的臂膀使人激颤，她更挺起向上，迎合他热情的唇。

彼此的热情越烧越旺，崔航德突然一把推开她，直直盯着蓓蕾羞红的脸庞，两人身上有早晨的阳光。

蓓蕾觉得好象被人催眠似的也回望着他。男人用手碰了碰她湿透的肩膀，这才返回现实般地说，“还不快去洗个热水澡？”

蓓蕾往后退了一大步，挣脱他雄壮有力的臂膀。

“我看你才需要洗个冷水澡呢！”她反唇相讥，对自己出口伤人的话语有些惊讶。

似乎刚才热切的激情，全只是某人一厢情愿罢了。

航德的目光由她微张的双唇往下移动，停驻在蓓蕾丰润的胸口上。她注意到男人的鬓角处有肌肉贲张的微动。

他伸手搂住她的腰，两人靠得更近了些，蓓蕾突然心里觉得害怕。

“再……见。”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。然后，最奇妙的事发生了，航德明明知道她很喜欢他，现在四野无人，假如他坚持，也一定不会拒绝他。可是他还是听话地放下双手，礼貌地笑一笑，再往后退了一步。

“或许你说得对，”他喃喃说道，随即迅速离去。

不管是对他或是自己，蓓蕾老半天都没清醒过来。

还有那抹笑容。耳边传来豪华房车驶上砂砾路面的声音，那就是他吗？

拥她入怀，激情热吻的崔航德？

主啊！求您垂怜。他是个重量级黄色炸药，我承受不住！

第五章

已经整整过了一天，蓓蕾仍深陷在隔壁男人的魅力中无法自拔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也不过才一个吻而已，何必如此大惊小怪？

她并不是个随意放纵自己的女人，以前也从来没有放纵自己的纪录，实在是航德太迷人了，满脑子都是他，赶都赶不走。当然老岳也有责任，上班的时候，老是向她打听隔壁男人的消息。

“真希望布莱顿公司是每周开会一次，而不是开月会。”他就这样嚼咕了

一下午，“这个周末崔航德来度假的时候，你一定会看到他，对不对？”老岳的暗示弄得蓓蕾心神不宁。

“他不见得每个星期都会来。”

她真的愿意替他出力，不过只要涉及航德，可能就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老岳早就应该知道他们两个相处不睦。

蓓蕾只要一闭上眼睛，脑中立即浮现昨天早上靠在他怀里的幸福感。她又陷入无助难解的漩涡里。

真是躲都没地方躲，累得半夜才上床，想来想去还是他，真想把脑袋挖空算了。她试着换电视频道，又强迫自己多去想单纯的瑞连，昨天晚上本来应该和他一起去吃饭的。

才没一会儿，航德的身影又悄悄爬上心头。当初他会选择豪迈山庄作为避世的养心斋，换句话说，就是来这里绝口不谈公事，蓓蕾也就怕老岳要她跟男人提公事。

她改想昨天上午等候莫太太的情景，两人在豪迈山庄待了一阵子，轮流等玻璃匠。

她下班回来，早上被她用石块击破的玻璃已完全修妥，看起来好象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

蓓蕾心里明白得很，生命已经有了变化，再也不会和以前一样了。只要一听到豪华轿车的声音，马上又想到他。她到底是中了什么邪，为何难以掌握自我？

又是星期五，她翻来覆去地难以入睡，一直磨到大约凌晨4点听到隔壁豪华房车开回车库，关上大门的声音，才仿佛放下桩心事，沉然入睡。

星期六仍是大清早就醒过来，心里却踏实的很。春樱山庄现在只剩下浴室尚未完全整修，好在前任房主已经换过现代化卫生沐浴设备，只要把壁纸整理一下，重新再用乳胶糊一次就行了。

中午；一辆时髦的房车慢慢地停靠在豪迈山庄门口；车内走出一位衣着明艳的女子，快步向庄内走去。蓓蕾两道眉毛皱成一团，原本心满意足的感受，此刻全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直到下午3点50分左右，蓓蕾才看到女人动身离去。

天哪！她又快发作了。飞也似地冲下楼，迅速写下购物清单，决定进城走动走动。

她挑了几棵高窟，又拿了些零散的小东西，正站在收款台等找钱，耳边听到女店员热情的招呼：“你好，先生！”

蓓蕾顺着女店员睁得老大的双眼一路看过去，天哪！任何女人看到他都会投降，这怎么可以呢？她气急败坏地把零钱塞到小皮包，直直地转过身。

真倒霉，愈想躲还愈躲不开，正对上他的目光。她佯作不视，大步走出小商店。

回家的路上，蓓蕾巴不得刚才那一幕能重新再演一次，全做错了，她应该赶回春樱山庄时，她只希望今儿下午根本就没出过门。反正晚上有人请她吃饭，搞不懂自己有什么理由非去买东西不可？

过了半小时，她一个人坐在客厅喝茶，突然一墙之隔的男人那边，擂敲得隆隆作响，着实吓了她一大跳。

“搞什么名堂？”她整个人从椅子上跳起来，“简直是神经——”话还没说完，她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。由她站着的位置，正好可以看到窗外的情

景。山庄大门口的砂砾路面上，不知何时跑来七八头羊儿，本来是长驱直入她的花园，后来一定是觉得乏味得很，就穿过小路，转向航德那每周有专人照料美丽的花园大快朵颐去了。

哎呀呀！这怎么得了。虽然自己的花园没啥损失，要是花朵有毒，还是挺危险的。

她急忙跑出门，心慌意乱地赶着迷途的羊群。

她注意到航德出来了，也发现自己的努力徒劳无功，羊儿们根本就不理会她的好意。

“你有没有大脑？”航德劈头就骂。

“都让你一个人占去了，我怎么可能会有呢？”她反咬一口。

“天底下会有哪个人像你，大门敞得开开的，”他不是省油的灯，不会让她有任何辩解的机会。

“胡说八道，我的大门明明是……”她边说边扭头往大门方向瞄了一眼，奇怪，早先回来的时候确实关上了嘛，怎么现在……现在真的敞得开开的？

“可是我的确关……”她想再解释清楚，但男人懒得理会，自顾自地将羊群顺着刚才他打开的大门方向赶出去。

她花了好大功夫，才把她这边的羊儿也赶出去。

崔航德站在那儿看表演似地瞄着她的一举一动。也不能怪他，一定是担心羊群又跑回来啃他的花园，不能不密切注意。可是他实在不该在她锁上大门之后，还一直盯着她看，目送她一步步回房。

她想起下午在商店里，故意昂着头不理他的那一幕，觉得有些悔恨。

他依然站在那儿眼巴巴地望着她，这一次她必须开口说几句话，跟他扯平，免得待会又恨自己不争气。

她敌意地望着男人，老岳要求她对航德百般柔顺的嘱咐全扔得干干净净，一张口就颇恶毒：“你那些铁线莲最好全部死光光。”

没想到男人竟然纵声大笑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以为自己在逗他开心吗？

转身回房的时候，乍然惊觉：天哪！门又反锁了，她立即往屋外走去，正好藉此脱离航德的视线。印象里后门好象还没上锁，假如真的又反锁在门外，就算今晚露宿屋外，她也绝不找他帮忙。

谢天谢地，后门的确没上锁。即使如此，航德的身影依然在她的脑海挥之不去。忘了客厅还有没喝完的茶，她决定上楼先去洗个澡。

今晚和方可利有约，可是蓓蕾发现自己根本不想出门。

希望可利临时有事，没办法赶约，她乐得正好解脱。

可事与愿违，他不但没打电话取消约会，反而提早5分钟赶到。蓓蕾选了件玛培色的洋装，正衬托出自己姣好的身材。她反身扣上前门，朝可利走去。

“你好吗？”她微微笑道。

“只要能看到你，什么都好。”

既然自己答应在先，上车放心去玩吧。不过事实证明，这个决定大错特错。才一出门没多久，她就告诉自己，以后再也不和方可利约会了。一切都不对劲，这样拖磨别人的时间，自己也觉得有些愧疚。

“等会儿可以到你家喝杯咖啡吗？”送她回家停车的时候，他问道。

蓓蕾为自己的心不在焉感到歉意，心想一杯咖啡有什么大不了？“好啊，当然没问题，”她笑容可掬地说，“正好进来欣赏我努力装修新居的成

果。”

星期四瑞连也来过，她还邀请他上楼参观她的小闺房。瑞连是个好人，她不用担心他会有什么不良企图；可利就不同了，蓓蕾一点信心都没有。

“我一个人在客厅好无聊，”可利不请自来地进了厨房，伸出手搂住蓓蕾。她知道：没请他上楼是正确的决定。

“可利，‘只招待’咖啡，谢谢。”她顺势挣脱他的手臂。

“又在逗我了，”他取笑她，把她抱得更紧。

“我不是在开玩笑！”她严肃地说。

“一定是啦！”他根本不理她，“我们已经约会3次了，我怎么可能让自己毫无收获地空手回去呢？”

说的是什么屁话？“老兄，我看你也不必喝咖啡了，请你打道回府吧。”她斩钉截铁地告诉他，用手推开可利，同时想穿过客厅去开大门。

才刚踩进客厅，可利就由身后一把抓住她，将她往墙上一推。天哪！这个家伙玩真的。看到可利一脸肉欲横流的德性，她吓得发抖，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。

“把你的手拿开！”她命令他，声音有些急促。

“等老子到手以后再说吧！”他粗暴地将她搂得死紧。

“救命！”蓓蕾放声大叫，使尽吃奶力气拒绝眼前这个寡廉鲜耻、人面兽心的东西。

几声惨叫后，厨房门砰然打开，崔航德适时出现在门口。

“航德，救我！”她叫道。慌乱之中，也没注意到自己竟然直呼其名。

他看起来仿佛随时都会爆炸似的，一双喷火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抱住蓓蕾的可利。她根本不在乎航德会气成什么德性，只要他在身边，她就放心了。事实上，可利一看到有第三者出现，原先暴戾的狂热也仿佛当头浇了一桶冷水般渐次消褪。

可利还想再说些什么，挽回一点颜面。高大勇猛的航德君临天下般俯视着这个小瘪三，下圣旨般一字一句地告诉他：“小姐说的话，你听到没？放下你的脏手，给我滚出去。”

“假如我不走呢？”

航德看看他，好象眼前站了个神经病。然后耸耸肩膀，有点不耐烦地说：“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没问题，敝人绝对奉陪。”说完又向前跨一大步。

“哎哎哎，不要过来，我走就是了。”可利大白天见鬼般吓得脸色惨白，立即松开手，穿过客厅大门，一溜烟地冲上车逃命去了。

蓓蕾整个人已经吓慌了手脚，直到耳边传来可利驾车逃之夭夭的引擎声，她还是棒冰棍儿似地立在那儿。

耳边又传来一声关前门的声音，航德一定很气她扰人清梦，根本懒得理她，就先回豪迈山在去了。

意外地看到航德又回到厨房，依然漫不经心地瞄她一眼，然后一语不发地往厨房门走出去。当他伸出右手拉着门把，准备开门的时候，蓓蕾总算吐出几个字：“谢……谢你。”

他转过身，怒气冲冲的眼睛，毫不留情地望着她吓得惨白的小脸蛋、圆睁的大眼睛，还有抖个不停的身躯。他好象还礼似地随便点个头，似乎就打算开门离去了，却又迟疑了一下，原来的粗暴，此时也变得温柔些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他粗哑着嗓子问道，向她走近一步。

“还……好。”她说谎，整个人都快崩溃了，还故作镇静。

航德又仔细端详她一会儿，棕色的大眼睛里，滴溜溜地全是盈盈欲落的泪珠，看来更惹人怜爱。他坚定的表情似乎被她的柔情软化下来！他咕哝着说，顺势再向前走了一步，说不出多体贴地搂她入怀。

蓓蕾先是有些呆呆地站在他怀里，后来发现他并不是要吻她，只是很温柔地，仿佛在哄小孩似地搂着她。心里压抑许久的愤怒哀伤，这下子势如决堤黄河，一股脑儿奔流而出，窝在他怀里笑成个泪人儿。

同样是男人的怀抱，却有天壤之别。假如是克利搂着她，十足地令人坐立难安；可是航德就不同了，那种舒适可靠，让人好放心。她慢慢清醒过来，在他怀里蠕动了一下，没想到航德竟立刻就放开双手，真扫兴！

航德往后退了两步，再仔细看看她，确定她是不是真的没事了？蓓蕾心里觉得很感激，刚才让人塌台的场面总算过去。她直接迎向他关怀的眼神，为他嘴角泛起的笑意深深着迷。

“你将来还想跟他约会吗？”

蓓蕾大笑两声，天哪，实在忍不住。

“噢，你刚才是怎么进来的？”

“你门没锁。”他答道。

“真的吗？”她不太相信。

“你想我会说谎吗？”他俏皮地问，她又笑了。

“你是大圣人，当然不会。”

“你真的没事了？”他这次很认真地问她。

“真的，我好多了。”这次是真心话。

“好吧，我得回去了。”他咕哝了两句，顺手牵起她的右手，亲了一下就走了。蓓蕾整个人轻飘飘地，一路飞到卧房。

她知道，就算门是锁着的，航德也一定会破门而入，来个现代版英雄叙美。

不管怎么说，她觉得舒畅极了。其实，他还是个挺不赖的好邻居。

上床躺了几小时，她又重新回味这位天下第一芳邻的种种事迹。

明天早上应该表示点友善，彼此是邻居，让羊群啃掉他的花园，她的确应该负些责任。两家之间有一条相通的小路，谁能拿得准什么时候那些羊客人不会再上门呢？不妨就从那里开始。

上午刚过9点，她带着木料绳索，先测定位置，开始架设一道小篱笆。忙了大半小时，总算大功告成，虽然仓促了些，羊客人想过去可能也没那么容易。可是……嗯，羊哗哗好象会跳耶！如果没记错，它们起码跳得过两尺高。她就站在那儿，想决定一下篱笆应修到多高的位置？

隔壁男人起床了，一个人在院子里漫步，不经心地往这边望了一眼。不看则已，一看之下也愣了。

蓓蕾发觉自己突然羞得满面通红。天哪，都22岁了，居然还这么容易害羞，真丢人。瞧见航德跑过来，她只好低着头，尽量不要让自己失态。

“你在搞什么鬼啊？”他粗鲁的音调，吓得蓓蕾猛然抬头来。

昨晚那吻她手腕的温柔骑士已经杳无踪影，站在眼前的是故态复萌的天下第一恶邻。

“昨天你不是很不高兴羊群跑到你的花园吗？”原先的娇羞转成了针锋

相对的攻伐，“所以我才想做个篱笆，免得下次又跑过去。”

“你只要记得把门关好就够了，”他顺手捣毁了那些绳索木料，“难看死了，我的花园里不准有这么难看的东西。”

“这是‘我的’花园。”她立刻还以颜色。

“你的绳索绑在‘我的’花园柱子上！”他更大声。

其实蓓蕾也搞不清楚那根柱子到底应该属于哪一边？

“好吧，就算是你的。”她语气轻蔑地说，“也请你关好你的大门。哼！”

“哼！”他也回敬一声。

蓓蕾又开始痛恨这个男人，解开绳索的动作，反而因气愤而使不上力。一个不小心，弄断了一根指甲，绳结还是解不开。男人自顾自地走开，不一会儿，带了把剪刀回来。

两人一语不发地拆掉这个临时搭建的违章小篱笆，才刚弄好，立刻又剑拔弩张起来。

女孩直瞪着他，恨不得杀之而后快。男人俯视眼前这位小女子，一副唯我独尊的“高”姿态。

她决定不说一句话，转身离开，身后却又传来他质问的声音：“昨天晚上你真吓坏了，对不对？”

蓓蕾回身望了他一眼，对男人刚才的语气有些不解。同样一个人，为什么昨晚如此温柔体贴，而现在又那么粗鲁无礼呢？她故意装蒜：“你是说被‘你’吓坏了，是吗？”

“傻瓜，怎么会是我呢？”真把航德给激怒了，“是你的‘白马王子’，昨晚的约会对象啊！”

“我……自己也应该负点责任。”她这么答道。要不是昨天航德及时赶到，救了她一条小命，她才赖得跟他解释。

刚才那句话似乎对航德具有某些意义，他静静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，然后问了最后一个问题：“你大概也已经不是处女了吧？”

受不了，这个人真是无法无天。“为什么不是？”蓓蕾不甘示弱地反击，耳根热得发烫，“你昨晚来晚一点就不是了，谢谢你啊！”

她又开始张牙舞爪了。

“谢个鬼！”他乱吠了一阵，“我看你脑袋瓜八成有问题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她很想知道，因为她的确是一个处女，难道这也有错？她不懂。

“就算是白痴也知道不要跟那种男人一起鬼混，”崔航德低吼着。

“我看哪，天底下就只有你最清楚。”言下之意就是：你本人也半斤八两。

男人听了显然不太高兴。

她突然想起航德昨晚好心哄她、安慰她的情景，好温柔、好体贴。“无论如何，”她尽量把声音效柔和一点，“我只是想展示一下我亲手装修的新家，没想到他……”

她几乎就要为早上这一幕说声抱歉，不过航德好象一点都不在乎，只是冷冷地“哼！”了一声，就自己走回去了。

猪！她忍不住又骂两句。

在花园工作了一天，她走回屋内，对自己今天的业绩感到很满意。没错，跟航德的花园比起来还差得太多，不过比起从前，已经很有进步了。所有的装修已经大致完成，以后多的是空闲时间。

或许明天应该买几盆花啊草的摆在院子里？她一边上楼准备洗头洗澡，一边盘算。

说不上来什么原因，她很想知道航德今天打算吃什么？

唉呀，管他的。那个野男人，爱吃什么是他家的事，理他作啥？

吃完饭，蓓蕾正在厨房抹洗餐具，忽然听到隔壁关后门的声音，而紧接着的，是他的脚步声，而且，是朝着她的方向走来。

心跳猛然加快，有些六神无主。匆匆忙忙地转过身，背向厨房窗户，把手上的刀叉放过抽屉里，一阵敲门声，听起来好象很友善，一想到以前也曾被航德似乎友善的态度蒙骗过，岂可轻易上当？当下深吸一口气，随时准备上阵开骂。

一开门，眼前的航德居然斜倚着门边，一手托着瓶美酒，极其潇洒多情。她简直就看呆了，一句话也吐不出来，正好给他机会先发制人，故意眨巴着一双眼睛说：“可不可以也请我参观一下你的新家啊？”

蓓蕾开着一张嘴，活像个花痴。该不会又是故意来取笑她吧？她觉得内心深处有股兴奋莫名的欢欣在起火燃烧，又不想轻易显露女人的内心世界，脱口而出的竟然是：“你已经看过了。”

男人的目光停在她出言莽撞的小嘴上，随后又转回到她故作镇静的大眼睛。

她的意思是，星期四那天早上，因为她反锁大门，他不是已经爬进卧房，又“顺便参观”了其它的房间吗？何必又多此一举。

没想到男人竟赶着道歉说：“对不起，通常卧室是参观新房的最后终点，不是起点。”

蓓蕾还没来得及还以颜色，他又开口道：“你在等人吗？”

眼前只有两个选择，要嘛就说“有”，再不然就会意地请君上坐。她看看他，知道自己被他迷得死去活来，虽然不是很清楚他葫芦里卖的是什“么膏药”，既然对方如此诚意，又何必故意刁难呢？“请进！”她顺手拿出两个干净杯子。

两人在客厅饮酒聊天，他对蓓蕾独自贴壁纸的功夫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“当初我好象并不是很支持你的工作，对不对？”他轻声说道。

蓓蕾如陷温柔情网，全无招架之力，忍不住替他找个借口。“每天上班工作辛劳，到这里度个宁静的周末，本来就是应该的嘛！”

“你又在宠我了，”男人一露齿微笑，女人立刻就竖白旗了。

不过，她终于发现，男人这么体贴多情，原来只是想请她帮个小忙。下星期会有一个重要的包裹送来，想请她代为签收罢了。

“这有什么问题？”她告诉他，又忍不住有些怀疑，要是真的如此重要，为什么不直接寄到伦敦家里去？后来又想，嗯，大概是针对豪迈山庄的吧？

良家妇女不能随便留男客人太久的。送他出大门的时候，她瞄了一眼挂钟，乖乖，整整一个半小时耶！

“连厨房也重新装潢过了吗？”他走过厨房时间，随即转身，正好瞧见她略为扬起的嘴角。

“我想……呢……你听得到的，那个星期天，你……你还特别打电话来……说了几句……”她忍不住笑出来。

男人还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小嘴，然后才往上注视她的棕色的大眼睛。“我以前是不是说过你无可救药？”

“好象说过一次。”她有些娇羞地答道。男人随即大笑，她更不好意思了。男人的表情突然变得很严肃，女人的笑容也瞬时消失。他抬起她的上臂，她开始呼吸有点困难，男人俯身低头要吻她。

不知怎的，可能是昨天晚上不良经验的后遗症作祟，她突然显得很僵硬，本能地要保护自己。就快要接吻的那一刹那，她也说不上来为什么，竟朝后退了一步，顺手脱开他雄壮的臂膀。

男人又多情地看着她的眼睛，静静地说：“黎蓓蓓，晚安。”

“晚安。”她有些不知所措地答道，站在那儿动也不动，由着男人的手指轻轻在她唇上点了一下。

男人关门回家之后，她依然兀自站在原地很久很久，才慢慢移动脚步，上楼休息。

躺了半小时，她仍在床上反刍这一天中最伟大的发现，超过所有想象的重大发现：她，黎蓓蓓，已经爱上崔航德。

第六章

星期一早上醒来，蓓蓓再也不像往常般，为脑海挥之不去的航德身影感到心烦。事实俱在，她已经爱上航德，就是这么简单。

人躺在床上，拉长了耳朵倾听隔邻的动静。嗯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觉得有点泄气，老大不情愿地起床准备上班。

那男人一定到伦敦去了。她知道起码还得再等整整5天，才有机会再看到他。

“崔航德上个星期有没有来度周末？”刚一进办公室，老岳张口就问。

“他……呕……星期六早上才到。”

“你有没有问？”他决急死了。

“对不起，我没问他。”老岳有点失望地走开了，留下蓓蓓继续回味她的甜蜜周末。

昨晚一幕幕情景好戏连台般重新上演，尤其他临去温柔的一吻，还有终于发现了自己坠入爱河的事实。

一整天除了想航德之外，其它什么都不重要。

没想到傍晚近7点的时候，航德居然拨了通电话给她。天底下还会有比这更让人欢欣鼓舞的喜事吗？虽然她知道航德一定是为了包里才打电话，心里仍忍不住窃喜半天。

“蓓蓓，你好啊！”他热情地招呼，“崔航德。”说实话，一听到那声“你好”，她就已经全员战备了。“你们那儿的天气如何？”他挺开心地闲话家常，一点也不赶时间，好象就打算这么天长地久地聊下去。蓓蓓觉得自己仿佛身添羽翼，随时都可以和他双宿双飞。

“适逢盛暑，还不是老样子。”她心情也好得不得了。

“还下雨吗？”

“可不是嘛！”她答。真想这么地老天荒地说下去，又不愿让他发现，“你的包里还没到，”她主动提起，“我帮你到处看过了，影子都没有。”

“看了车库没有？我故意没上锁。”他说。

“看了啦！”立刻发觉自己的语气似乎不够亲切。

她很想告诉他，自己正在替老岳打一封信给布莱顿公司。可是，她觉得这通电话是纯“私人”交谈，没有必要提及公事。“大概明天就会到了。”她说，刻意在声音里加点喜气。

“只能希望如此啦！”航德也热情地响应，随后就挂了电话。蓓蕾以影片中的慢动作般轻轻放话筒，就这么痴痴望着前方，足足发呆了半小时。

她不断提醒自己，别急着对这份爱情捕风捉影。人家只不过是打通电话问包里，自己就发痴卖呆了半小时，说出去不笑死人才怪。

尽管如此，心里想的都还是他。

“崔航德现在应该已经收到我的信了吧？你觉得呢？”老岳突然说道。

“呕……如如邮差都很敬业的话，应该收到了。”她注意到老岳又开始紧张了，自己也有些不自在。就公司立场而言，她当然希望老岳能借到这笔款项；可是以个人来说，她实在无法开口描述航德昨晚打电话向她问包里这件事，她有责任保护航德的私生活。

当晚开车回家的时候，她真希望自己从来就没想过“私生活”这几个字。因为此刻，她竟有些嫉妒。航德是个自由人，无拘无束的，爱上哪儿就上哪儿，谁管得着？可是只要一想到那些来访的女人，她马上就妒火中烧，难以忍受。到目前为止，光是她亲眼目睹过的，至少就有两个，此情此景，令她情何以堪？

或许她真的应该找个周末，到叶欧镇去探望老妈和继父。

可是她心里清楚得很，就算这个周末真的有第三或第四个女人来访豪迈山庄，她还是会乖乖地留在春樱山庄。虽然明知不好过，可是又实在放不开航德；只要他在冲雷角，她一定也要守在那儿陪着他。但是，她也不想变成替他看家的黄脸婆。

她意志坚定地做饭，刚吃完，还没洗完盘子，她就开始让步，航德昨天晚上7点拨过电话给她，今天大概是不会再打了？6点40分，她像突然上了发条似地冲出去找包里，一番惊天动地的搜寻之后，事实证明：包里还没到。

7点整，蓓蕾端坐在客厅，不时盯着电话发呆，做什么都无法专心。

7点过5分，她知道男人肯定不会打来，天气已经转好。

7点过10分，觉得自己活像个大白痴，等男人电话等成这副德性。算了，还是去整理花园好了。

没想到才刚站起来，电话铃就响了，可是自己两条腿已经等麻了。

她赶过去拿起话筒，心想一定不会是航德。她竭力克制自己的声调，免得露出马脚。

“喂！”她故作愉悦地说。

“我猜天气一定已经变好了。”是航德的声音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她高兴得整个人跌坐在椅子上。

“嗯，听起来你的心情不错嘛！”男人取笑她，真是爱死他了。

她先咽口口水，才开始答话：“本来就不错嘛！”

“你今天过得很愉快罗？”他问，可是蓓蕾才不想谈工作。

“一般般啦，我正想去整理花园呢！”她答道。

“我又说了什么吗？”他又取笑她。蓓蕾想起以前男人曾建议她赶快整

理花园，她听到自己在笑。

“对了，你的包里还没到。”她最好先告诉他，随后又对自己的急躁有些不满。因为原先的话题因此改变，笑声没了，男人的幽默也没了。航德客气地谢谢她，就挂了电话。

翌日上班，在办公室，蓓蕾还是念念不忘她的最爱。包里依然没到，她却得尽力不去期待晚上打来的电话。因为有期望，就会有失望。

不过，显然思念他的大有人在。才刚跟老岳没说两句话，老岳就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不知道崔航德这个星期会不会去冲雷角？”

崔航德就住在她家隔壁，她清楚得很，老岳在对她施压。“呕……现在实在很难说。”她静静地回答老板的问话，不再为隐藏航德曾打电话给她这码事感到内疚。

5点下班，还没进家门呢，就先赶过去看包里到了没有？还是没来。她开门进屋，用尽力气不去注意桌上的电话。他不会打的啦，会吗？这个包里好象满重要的。

7点10分，她紧张得手心全是汗。电话又响了，刚才拼命苦练的俏皮话题，这会儿忘得一干二净。她抬起话筒说：“喂！”喉咙很干。

“宝贝女儿！”是老妈慈爱的声音。

蓓蕾觉得很失望，居然不是心上人。“又发生什么大事啦？”她故意取笑地说。

“一定要发生什么大事，母亲才可以一个星期打两次电话给她的宝贝女儿吗？”母亲边说边笑。接着告诉她邻居狄金太太动手术住院，这位老太太平日深居简出，没什么家人朋友，只有爱犬亚瑟作伴。

“狄金太太住院当天就把亚瑟送到狗舍去了，可是它又自己跑出来了。当天晚上，亚瑟就站在家门口狂吠，可是没人开门让它进去，谁看了都不忍心，所以只好把它带回我们家啦！”

母亲聊了很久，直到普妆回来了才挂电话。

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：“小姐，你刚才讲得真久的！”

“我……顺……”她一时木知该如何应对，心里却有丝丝的甜蜜，他会嫉妒耶！不过，也几乎就在同时，她马上提醒自己不要胡思乱想？他该有的都有了，嫉妒什么？说不定是他今晚有约，所以才急着拨电话。这下该轮到蓓蕾嫉妒了。“我只是和老妈聊聊天而已，你不要介意啊。”她尽量不动声色。

“今天过得很不顺，”他说。既没摔她的电话，也没还以颜色。就这么两三句，轻轻松松地将她满腔怒气化解于无形。

“对不起，现在又要加倍不顺了，”她立刻投降，“你的包里还是没来。”

“哦？”他咕哝了一会儿，再开口的时候，似乎心情挺好的，“看来我得盯一盯我的秘书。”

她很想找个话题跟他聊聊，惟一想到的，却是问他到底愿不愿意借钱给岳麦克塑料公司？刚才航德说今天过得不顺，那一定是工作不顺遂的意思；既然如此，就应该识相地撇开工作不提才对。

“可能明天就会到了。”她深怕待会儿露出马脚，干脆化被动为主动，温柔地对他说声：“再见罗！”赶快挂上电话。

前一天，她还信誓旦旦地要保卫航德的私生活；这才过了一天，她竟几乎就成了老岳的传声筒，替他问起公事来。蓓蕾起身到花园整理花草，发现老岳给她的压力，远超过自己原先的预期。

星期五早上起床，有生以来，蓓蕾第一次不想去上班。人没什么问题，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怎么回事。仿佛让人勾走三魂七魄，只剩个空壳儿，对老岳的忠诚也打了折扣。

她必须把事情想清楚。她是刻意隐藏航德打电话的事，“私人”电话嘛，本来就无需感到不安。那么，是她担心让老岳发现自己和航德的感情非比寻常，而趁机占便宜？

其实老岳大可直接开口问，今天才刚进办公室他就是这样。“布莱顿公司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，”他吸了一口气，无可奈何地看着她说，“假如这个星期崔先生来度周末，你应该会看到他吧？”

“可能会，”她平静地回答。觉得自己有点残酷，可又实在无法以老岳的立场去接近航德。“我们……呢……不见得每次都碰得到面，”她提醒老岳。

“那倒是真的，”他说，“这件事实在不应该麻烦你。”蓓蕾觉得更内疚了。

“你为什么不直接打电话去问布莱顿公司？”她提议。

“要是他们不借，多没面子，”他说，“我也不是很确定，不过我认为，假如崔航德不肯借钱给我们的话，绝对不会寄封亲笔信来。只是这样无穷的枯等，真能把人给逼疯。”

下午1点，蓓蕾趁外出午餐的机会，寄了张慰问卡给狄金太太。回办公室之后，心情一直都很低落，觉个整个人四分五裂的无法集中精神。老岳对她好得没话说，于情于理她都应该助他一臂之力。

快下班了，她走进老岳办公室：“假如我碰到崔航德，要不要替你问问他进展如何？”

老岳脸上绽开一抹久未出现的笑容：“只要你愿意，当然好啦！”

回家的路上，心情似乎蒙上一层阴影，真不该答应替老岳打探情报。

7点，7点半，航德并没有打电话来，她心里也患得患失地，明天是周末，他会到这儿来吗？

7点40分，电话终于响了。一时之间，她不知该压抑自己即将和心上人通话的兴奋，还是应该面对男人可能无法“到此一游”的沮丧？

七上八下地拿起话筒，这才发现全世界并不只有他才有自己的电话号码。

“哈罗，小蓓蕾！”柯瑞连亲切地问候。

“哟，瑞连乖不乖啊？”她尽量装出一副心情好得不能再好的声调。

“嗯，正在发脾气哪！”他半开玩笑地说。他原本约了个小妞，打算星期六一起去看戏，没想到千金小姐刚才挂了通电话给他，患了流行性感冒不能去，约会取消！

“她怎么可以这么娇嫩呢？”蓓蕾取笑地说，心里知道瑞连是来邀她看戏的。可是她不想出去，她要在家等待心上人。说不定航德又会重施故技，再拿一瓶美酒歪在门口对她说：“要不要请我参观一下你的杰作？”

“假如你星期六有空，想不想陪我一起去看戏？”他满怀希望地问。蓓蕾想，自己为了袒护航德，已经对老岳不忠，现在是不是还要对瑞连撒谎呢？

“好啊，几点钟？”她问。

“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，”瑞连乐歪了，“先说好，一定要请你喝杯凉饮。”

明晚7点1刻，瑞连会来接她去看戏。至于航德，什么时候才会来呢？

航德没来，蓓蕾一夜都没睡好，但仍不死心，有一次他直到星期六凌

晨4点才到呢！

4点，4点半，既没开门声，也没有熟悉的积架房车的引擎声。总算熬到天亮，她下楼泡了一壶茶，呆滞地坐在客厅。万一他整个周末都不回来，她该怎么办？

蓓蕾拿出吸尘器，楼上楼下各有两个房间，够她忙一会儿了。

如此期待一个男人，真令人难耐。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可怕至极的念头，说不定这整个周末都看不到他？

他当然可能留在伦敦，或者，再找几位明艳动人的时代女性欢度周末。哪还有她的份呢？蓓蕾妒火中烧。

壶里的水开了，她赶忙过去关火，右手提起滚烫的水壶，心不在焉地用另一只手拿着汤匙往锅里搅拌，正好航德由窗前走过……她张口尖叫了声，本应是满心兴奋，没想到刚才一分心，竟将刚烧开的热水全倒在自己手上。

还弄不清怎么回事，航德已经冲进厨房。她怕得全身发抖，圆睁着一双大眼睛看看左手，再看看右手。

他迅速打开水龙头，找只大碗接冷水，还用冰枕里住她烫红的手。等水放好了，又立即抓住她的手往冷水里泡。

蓓蕾早就吓慌了，她深情地看着眼前期盼已久的航德，任由他安排。两人四目相对了半晌，他终于开口说：“早安，黎小姐。”

“我……我没听见你回来，”她结巴地说。假如露出马脚，一让他知道自己等他等得快发疯，那还不如一头撞死算了。“我们中间那道墙……很薄……”她想解释什么，又突然因烫伤，手痛得说不下去。

她闭上眼睛，故意扭过头去，不想让他看到自己痛苦的模样。但当男人伸过另外一只手来牢牢搂住她的时候，她才发觉根本无处可躲。

“想想我们伟大的祖国，就会忘记痛苦！”他故意逗她开心，两只手搂得更紧。

爱情的力量确实无远弗届，航德不过是俯身在她额头上轻轻一吻，蓓蕾手上的苦楚竟奇迹似地减轻大半。过了几秒钟，他又轻柔地在她脸颊上吻了一下，刚才烫得喊救命的疼痛，全都消逝无踪。

她仰起头，直直看着他的眼睛。

蓓蕾一时有些意乱情迷，还兀自发呆呢，他已印上深情一吻，既温柔，又温暖。

蓓蕾整个人都瘫了。“你……刚才说我……很美？”她问，强自镇静乱得毫无头绪的心情。

“沉鱼落雁，倾国倾城。说你美，绝不过份。”说完又吻她。蓓蕾每天都想着他结实的怀抱，日夜期盼他温柔的拥吻，如今心满意足，实在无需故作姿态。她热情地响应，此生夫复何求？

倒是航德临时喊停，他突然摇摇头，走开了几步：“包里来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，”她答道，也很努力地稳住自己飞散的思绪。她转过身，看着壶上闪亮的光影，刚才我正打算泡咖啡，”她得说几句话打个圆场，“你要不要来一杯？”

“我自己弄就可以了，”他说，“你应该坐下，让那双手休息休息。”她虽然无意服从，却也毫无反抗地照办如仪。

他泡咖啡的时候，蓓蕾心头千军万马奔腾不止。她害怕，担心让他看

出自己的多情；她紧张，想问问他是不是已经发现自己无法自拔的爱恋？航德把泡好的咖啡摆在她身边的小桌上，她想都没想，就抽出两手，分放至小桌的两边。她看到他仔细专心地端详她发红的左手，她什么都没说，爱怎么看随他去。

“你的手没问题，放心去约会吧！”

谢了！他这么说，正好替蓓蕾解围，表示她的生活圈子里，还有其它的追求者。

“用不着担心，”她故作开朗地说，“只是去看场戏，又不是去做什么。”

“嗯！该不会又是上星期那位超级大狗熊吧？”航德吠过来一句，马上激怒了她。

“你不可以这样批评我！”她气急败坏地说，他也紧绷着一张脸。

他没有还击，只是凝视着她怒气冲冲的脸孔，又看着烫红的左手，把原本要说的话全吞了回去。他低头瞧了一眼自己的咖啡：“待会儿记得吃几片阿斯匹林，会好过一点。”说完就跟个没事儿的人似地走了。

世上怎么会有这种让人同时爱恨到极点的人呢？蓓蕾不懂。对刚才临别的一句“待会儿记得吃几片阿斯匹林，会好过一点”也无法领情。什么话嘛，好象全都是她的错，气死人！她走出厨房，继续到后院除草。

当晚瑞连来接她的时候，蓓蕾原先对航德的种种不满，早已烟消云散，取而代之的是爱之入骨的绵绵情意。她特意打扮自己，选了两件套式天蓝丝质洋装，可是出门的一路上，根本就看不到航德的鬼影子。

那出戏没什么特色，倒是瑞连心情很好，散场之后，就一个人摇头晃脑地跑去吧台点饮料，蓓蕾则沉醉在航德的温柔世界里。其实，她只是想让航德知道，她是个从一而终的好女人；而这个男人，自然非他莫属。

正想着入神，突然有人问她：“一个人哪？”

航德！

她迅速转身，朝着发声的方向望去，航德到这儿来做什么？难道他一路跟踪过来？“没听你提起说今天晚上要来看戏，”她突然冒出这么一句，声音里全是挑釁的意味，自己听了也吓一跳。

航德眯着眼睛，故作神秘地说：“小姐，难道敝人的大小事务，都得向你报告吗？”

真是自讨没趣。“你这人真难相处！”她忍不住脱口怒骂，正好瑞连赶回来。

本以为有瑞连在场，或许航德会闭上嘴巴，乖乖地走开，天知道这位仁兄居然完全不受影响。“我难相处？”他问。然后又故意补充说道：“下次你再求我进你卧房时，可别忘了你现在说的话啊！”他知道在场的人全都听到了，就站在那儿等她答话。可是她一句话也没说，这次真的命中要害，打得她毫无招架之力。

航德点点头，完全不理睬她的男伴，自顾自地走开了。

第七章

那头猪！蓓蕾第二天醒过来，依然愤恨难消，这次他实在太过份了！

她下楼泡茶，满脑子是他的猪头。真希望昨天晚上他到别的戏院去看表演，可是东德利镇也就那么101家；既然她告诉他自己要去看戏，不用猜也知道是哪里。如此说来，昨晚航德赶去戏院，也只是因为她会在那里的缘故罗？

荒唐得可以！她轻轻敲动手上的瓷杯，仿佛这样就能把他的身影赶出脑海。“下次你再求我进你卧房时，可别忘了你现在说的话啊！”

好在瑞连是个道地的好好先生，蓓蕾一跟他解释，他立刻深信不疑。

假如她和瑞连真的在谈恋爱，航德昨晚那句话必然产生十足的杀伤力，轻而易举地就可以毁掉一段罗曼史，难道他真的要这么做？

外面天气看起来挺好，或许今天可以准备打扫前院。她偷偷往航德那儿望了一眼，他也把窗户全打开了。虽然现在已经10点多，希望他还在赖床。

还会有什么比好梦正酣，却让除草机轰隆的机器声吵醒，更让人生气呢？

她在院子里来回走了几趟，直到除草机好象卡到树枝才稍停片刻。这得花好一阵子才清得干净。

无所谓，本姑娘有的是时间。正忙着做活儿，电话响了，好象在客厅。她站起身想去接电话，突然铃声又停了，她听见航德从他的客厅里接听：“我是崔航德！”

她瞄了一眼他客厅的窗户，却没看见人，干脆转过身去，背对着两个山庄，继续她的除草大业。没想到才刚打开除草机没几秒钟，就让航德说出口的话气得五脏六腑差点没炸掉。

“哟！莉莉吗？”听起来，他心情好得不得了，“真高兴你打电话来。”他说，然后又静了一会儿，八成那个莉莉在跟他解释为什么会打电话给他。蓓蕾觉得恶心想吐，两只手把除草机抓得死紧。

“你真的希望我去看你吗？”听男人那种不三不四的调子，两个人显然熟得很。莉莉似乎百般乞求他务必要到，男人就答应了，用甜得能把人腻死的声音说：“对，宝贝儿，为了你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”蓓蕾觉得仿佛有人捅了自己一刀。“12点半，不见不散。”他就这样结束了这通电话。

蓓蕾赶快装出一份忙着除草的样子，在院子里来回走动。那个猪八戒，对女人果然很有一套，任谁碰到他都不得不甘拜下风，玩弄女人于股掌之间。她很努力地生气，她需要愤怒，此刻内心的痛苦，她不想碰。

可是她实在没有气，心都快碎了，还气什么？她已经被他彻底打败，只好借着单调的除草动作，暂时逃避一下。

航德瑞了一托盘咖啡出来。她急急地低下头，顺便盘计该如何应变？可恶的家伙，他哪里会知道自己也是为爱所苦，为他痛彻心肺的其中之一呢？

“你觉得昨晚的戏好看吗？”

这男人好大的狗胆，居然有脸问我昨天晚上的事情？

她耸耸肩，故作愉快地说。“一般般啦！”

“你通常都是和昨天晚上那个男人约会吗？”他更得寸进尺地问。蓓蕾花了好大力气控制自己，才没当场发作。

“我时常和瑞连一起去看戏，”她特别补充说明，“下星期六晚上有一出

新作品，我们已经约好了一起去。”她满脸笑意地说谎，却愤恨地发现，不管她说什么，航德都无所谓。

看到航德驾车出门，蓓蕾又爱又恨，有个叫莉莉的人在等他。航德这一去，八成不会再回来，星期一上班的时候，该怎么对老岳说呢？这样煎熬了1小时，只要一想到老岳，心里就觉得很难过。航德肯定是到伦敦赴约，下星期以前，绝对不可能再折回冲雷角度周末。

受够了这花园，蓓蕾把手洗干净，今天已经干了一天的活儿，她理应好好泡个热水澡，轻轻松松地看报纸，玩填字游戏，或者，假如心情还好的话，编个搪塞老岳的借口。

但事实上，接下来这五六个小时，蓓蕾做什么都不能专心，简直就是度日如年。喝茶的时候发呆，看报的时候连分类广告都读完了，泡澡的时间也好象比以前长了许多。

夜深人静，她突然听到车辆减速停靠的声音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她竖起耳朵专心地聆听所有可能听到的声音，直到最后扣上车库大门，她确定是航德回来了。

他回来了，没有留在伦敦，没有陆莉莉度周末。他不仅是回到冲雷角，更重要的是回到她的世界。她兴奋到了极点，可又突然警告自己，搞什么鬼？怎么一点立场都没有？航德又不是为她才回来的！

过了一会儿，耳边传来他关上前门，踏在通往两家砂砾小径上的脚步声。他往这个方向过来。听到他短促的敲门声，她有些情怯，不敢开门。

可是一想到万一开门开得太慢，他脾气发作，从此再不上门，那损失可就大了。十万火急地冲过去，打开房门。

高大英挺，合身适宜的穿着更使航德显得出众，她爱这个男人。两人四目相对，没有人开口。蓓蕾突然想起自己不但完全没有化妆，身上穿的还是睡衣，一时之间，也不知该说什么。

“记得我曾经说过你很美！”他温柔的声音缥缥缈缈。“蓓蕾，我现在要修正一下，”他补充说，“你美得动人心魄。”她觉得自己有点撑不住，随时都会昏死过去。

拜托！不要再说下去，我已经受不了了。

她脱口而出的却和眼前这良辰美景八竿子扯不上关系：“你刚刚是不是喝酒了？”

“吃午饭的时候，喝了两杯香槟，不过那已经过了很久了。”他的嘴角浮现一抹笑意。蓓蕾不想听他的午餐细节，说不定还是和那个叫莉莉的女人一起吃的，她怎么咽得下这口气？

“假如你是来借糖泡咖啡的话，那就赶快进来吧。”随即关上房门，引他走向客厅。

男人还是一副玩世不恭的德性：“我注意到你没关灯，知道你还没睡，”他指的是桌上的小台灯，“所以过来问问，有没有人要你转话给我？”

“转话？”她重复了一遍，愣了半晌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她除了替他等包裹之外，还管传话？

“我以为今天可能会有朋友过来，知道你在外面整理花园忙了一整天，说不定有——”

“其实……”蓓蕾打断他未完的句子，这男人真太过份了，“我今天也出去了一趟。”

航德不置可否地把手放到壁炉上：“午餐约会吗？”

她张嘴想编个瞒天大谎，给他点颜色看看；突然又想起昨天已经谎称下星期六和瑞连看戏。现在再说谎实在不象话。“反正和你无关就是了，”她发现他既不喜欢她的答案、她说话的音调，也不喜欢她表达的方式。

他不疾不徐地走到她面前，一字一句地告诉她说：“假如你又惹祸上身，无法自己处理，还需要本人过来救驾的话，当然和我有关。”

“就凭‘你’救我？”她大声叫道，这个人一整天连影子都没有，还来救她？算了吧！

“你的意思是说，上次星期六晚上，其实你根本就不需要我的救驾？”他咬牙切齿地。

“我不需要……保镖。”她尖声说。

“是吗？我看你连该清谁喝咖啡，该跟谁约会都搞不清楚。”

“我总会学吧！”

“哼。”他咕哝说，“所以下次你再扯着喉咙喊救命的时候，我就应该各人自扫门前雪，让你尽情去享受人生乐趣，对不对？”

“我再也不喊救命了，”她反驳道，“我已经22岁，应有更多经验了。”

才刚说完，航德突然目露凶光，向她走近几步。他直直盯着她，先脱掉外套，再拉开领带。蓓蕾好象催眠似地没有一丝反抗，任由他一把抓住自己，搂进他的怀抱。他气愤地说：“好啊，从现在开始，让我看看你怎么得到更多经验。”说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捧起她的脸就是一个狂吻。

这次和以前大不相同，既不温柔，更不热情，有的只是愤怒和粗暴。虽然蓓蕾爱他入骨，可是她不愿意他这么吻她。

她奋力想要挣脱。

“不要！”她大叱没来得及再喊第二声，又是一个狂吻压上来。尽管如此，蓓蕾还是不顾一切地推他、捏他、打他，用尽一切力量要离开他。为了避免两个人都受到伤害，航德虽然很生气，还是一把将她塞到长沙发上。

她可不想和他一起坐在那儿，急忙站起来，没想到航德也跟着站起来。下一步更厉害，两个人都横着倒在沙发上。

“够了，不要再闹了。”她惊慌地大叫，他沉重的身体压住她，让她动弹不得。

“小姐，你该学的还多着哪！”他咆哮着说，非但不理会她的要求，更又追加一吻。

“让我起来——”她一有机会立刻大喊。

“噢，刚才不是还嚷着说要有‘更多经验’吗？”他学着她的口吻说。蓓蕾根本没有答辩的机会，因为他才刚说完，立刻又吻回去。

蓓蕾知道航德故意要给她一个教训，故意让她了解世界丑陋的一面。渐渐地，本来紧握的拳头也松懈了下来；她不再去推或打，慢慢地，她开始爱怜地抚摸并拥抱他。

“航德！”她如泣如诉地唤着男人的名字，她已不知身在何处。

他抬起头，望着她惊恐过度的棕色大眼睛，声音突然变得缓和许多：“不怕不怕，我只是故意吓你而已。”

“我……知道，”她惊惶地说。即使原先不知道的种种，现在也看得清清楚楚。

“你知道？”他问，脸上有似笑非笑的表情。刚才粗暴的线条全不见了，

取而代之的是她熟悉的体贴温柔。这一次他重新吻她，无限柔情地吻她，蓓蕾已经等了好久好久。

“啊！”她轻声一叹，两只手仿佛自己有了生命般紧紧搂住他。

“嗯，我想……”航德想张口说什么，可是蓓蕾在家磨蹭了一整天，等的就是现在。

如今好不容易盼到了，岂肯轻易放过？航德才刚抬头，她立刻一把抓回来，送上一个香吻；至于他要说什么，谁在乎？

一个接一个的吻，蓓蕾觉得体内有股火苗越烧越旺，这一辈子不要放他走。假如航德压在她身上吻她，她就伸过双手，把他抱得更紧更近。

他沿着香唇，一路吻过她的颈，她的发。“嗯！你的头发好香。”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再沿着刚才的痕迹吻回去。

两唇相印的时候，他的手隔着薄棉睡衣，无限深情地轻抚她微颤的娇躯，“我们不需要隔着衣服吧？”他问，温柔的手并没有停下来。

她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摇摇头。才没几秒钟，就褪去了睡袍。不过，航德还是悬崖勒马，没再剥她的小睡衣。他一只手将她接得更近些，另一只手则轻轻抚弄着她的胸部。

“啊！航德！”她深呼吸。

“你还好吧？”他问。

“很好，我很好。”她轻声答道，将他再抱近些。因为更近，他的手几乎就直接贴在她的小睡衣上；温柔的指触顺着胸部的曲线上下移动。

“亲爱的！”他也深深地吸一口气。

如此销魂蚀骨，她已经快晕死过去了。

他动手褪下她的小睡衣，突然，他停了下来，动也不动。他放回几乎扯下的小睡衣，直直坐了起来。蓓蕾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儿？他看起来好像是受到了惊吓，似乎突然发生了什么变故，强烈地震撼了他根本的信念。

“航德？”她唤着，也不知该问些什么？过了一会儿，他不仅重新帮她穿好小睡衣，甚至还刻意坐得远一点。到了这个时候，蓓蕾真的吓慌了。

他知道，他一定已经发现自己深爱着他。不！这怎么可以呢？她尽速调整此刻的心情，想找回一些应有的男女距离。尽管爱得死去活来，她知道，航德是那种不喜欢被受约束的男人；一旦他发现有人对他情有独钟，甚至要论及婚嫁，必定会弃之如烫手山芋般绝尘而去，永不回头。

她看了看自己，刚才真是让爱情冲昏了头；恍惚之间，也真愿意就此以身相许。

蓓蕾整了整身上的小睡衣，又挪动一下，让自己坐正一点；正巧航德也动了动，两人仿佛心有灵犀的同时动作，更让蓓蕾心中火热的激情难以自制。她有些激动，不确定刚才航德是不是真的会和她做爱？不过，女人的直觉告诉她：绝对不可以让航德知道自己已然爱之入骨；换句话说，也绝对不可以和他做爱。

基于保护自我的直觉，的确有必要和航德保持一段距离。那么现在，该说些什么打圆场，给自己一个台阶呢？好家伙，差点把老岳给忘了。“喔，对了，老岳不是跟你们公司借钱吗？你决定了没有？”蓓蕾的声音出奇地平静冷淡，自己听了都不敢置信。

航德愣了半晌，有点不知所措。这一点，她毫不意外，假如自己刚才的假设是正确的，那么现在转移话题，倒还算上策。

没想到航德的表情突生剧变，一脸怒气横生的样子，蓓蕾知道自己一定又说错话了。

航德直挺挺地站起来，伸手毫不知怜香惜玉地一把拉起她。蓓蕾注意到他血脉贲张的律动，仿佛这股气愤来得太猛太强，即使只是摸到她，也让人难以忍受。航德用力甩掉她的手，恼恨地说道：“回去告诉你的老板，布莱顿公司从来不会、也永远不会在床上服务客户。”

蓓蕾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就算劈头甩她个巴掌，可能也不会让她这么难过。心中的愤恨愈演愈烈，他居然对她说出这种话来？如此羞辱，就算赔上小命也要拼一场。她冲过去，啪地甩他一耳刮子。

航德举手摸了摸脸，蓓蕾已经吓瘫了，以为他也会回手给她一耳刮子，但他没有。

“你——我——”他的语气很不自然，“到此为止。”说完一把抓起他的外套，大步走出春樱山庄，将他的满腔怒火，发泄在砰然巨响的摔门声中。

第八章

经过昨晚一夜的煎熬，第二天蓓蕾还是得强打精神去上班。驶往东德利镇的路上，心里想的依然是航德高大健硕的身影。昨天晚上他气愤地离开之后，不到半个小时，又听到他前门砰然一响；当时好紧张，以为男人又折回来，准备饱以老拳，但不久就听到他开车库大门的声音。

她的心情也随之跌落谷底。他之所以赶回豪迈山庄，一定是匆促赴约之际，忘了什么重要的对象，和自己根本扯不上关系。

另一方面，她也暗自庆幸给了他一耳光，以为占了便宜就算了吗？不用说，航德一定又去找那个莉莉。

昨晚回豪迈山庄，也只是想问问，有没有人转口信罢了。

杀千刀的！每每思及航德投向其它女人的怀抱，自己就仿佛心如刀割。

她恨自己不争气，让人这么糟蹋折磨，居然还魂牵梦系地日思夜想。航德竟毫无情面地指控她为了老岳暗耍美人计！真该把他拉出去枪毙一百次。

“蓓蕾早！”老岳一脸期待成功果实的殷切盼望。

“老板早！”她答，声音平静，无波无浪。老岳脸上的希望活力在渐次消退。

“崔先生这个周末没来？”他直截了当地问。

“来了，”她必须说实话，也得为自己找借口，“不过大部份时间都不在家。”

“你意思是说，找不到机会问他？”他干脆替她说完，“算了！本来就不关你的事。”听他这么一说，蓓蕾更觉得不安。。

“对不起。”她咕哝着说，心情很恶劣。

“唉，不用再说了，”他笑了笑，“我还是很有信心，他一定对我们相当感兴趣，才会又写信又打电话地和我们联络。”“

下班回到春樱山庄，蓓蕾低落的心情毫无起色。她四处找了一会儿。

航德说的那个包里始终没有来。她回想昨夜不欢而散的情景，此时此刻又何必心有千千结？

又是失眠的夜晚，只是这次想的不是航德，而是一口认定就算不是这个星期、最迟也不会超过下星期就会听到佳音的老岳。

蓓蕾抽丝剥茧般仔细回顾有关航德的所有细节，她想起老岳收到的那封信，布莱顿公司在信里提出所有贷款基本要求；假如航德无心帮忙，绝不会多此一举。想到这里，蓓蕾觉得踏实了些，才蒙头睡去。

第二天上班，走进办公室，瞧见一脸惨白、面无人色的老岳，她好不容易才建立的信心立即随之瓦解。“怎么？”她问道。

老岳一句话也没说，只是把手上的信递给蓓蕾，随即转身回办公室去了。

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航德亲笔签名发了这封信拒绝贷款。她呆坐良久，直直盯着信首“经过审慎的评估与考虑之后”几个字样。她实在不懂，没想到竟落得如此收场。

她不禁自问；航德出此下策，莫非和自己有关？

脑海中又响起航德激怒的话语：“回去告诉你的老板，布莱顿公司从来不会、也永远不会在床上服务客户。”这可恶的家伙，他怎么可以公报私仇、借刀杀人呢？怎么可以利用无辜的老岳，背后刺她一剑？

她不能、也不愿相信眼前的事实。蓓蕾想起星期天晚上掌掴负心汉的情节，然后又看了一眼发信日期，是昨天，是星期一写的信。男人临走前悻悻的一句“你我到此为止”，此刻更幽灵鬼怪般袭上心头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终究他还是动手了，只是谁都想不到会以如此恐怖恶毒的方式。他明知这对蓓蕾意义重大，故意吊人胃口，等到她以为十拿九稳了，他再收回成命。

她很想进去跟老岳说几句话，又不知该从何说起？她怎么说得出，航德是为了给她好看，才故意杀鸡儆猴，活祭后边麦克塑料公司？

蓓蕾一早上都在生气，气自己深陷眼前这种不仁不义局面而无法脱身的软弱。

电话响起，天哪！竟是航德。

一颗心七上八下地到处乱撞，早就慌了手脚，但仍然故意摆出很职业的口吻说：“岳先生现在很忙，”她的声音冰冷无情，“是不是可以请您留话……”

“我不找他。”航德打断她，说到“冷酷无情”的声音，他才是真正的冠军。

这人八成是向天借胆，这么不怕死。“那你是打来找我的罗？”她认出来一句，“崔航德，劝你还是省省吧。”她毫不留情地迎面痛击。“你不必这么幸灾乐祸地拨电话来……”

“幸灾乐祸？”喝！还假装不知道呢，鬼才吃他那一套。“万一你还听不懂，”她气势汹汹地，声音里还有几分讥讽，“请你以后不要再打电话找我。”

猪八戒！竟敢摔我的电话？她气得想大哭一场，可是她不能，也不愿意哭泣，那种人渣不值得为他掉泪。

办公室一整天都很安静，即使回到家，蓓蕾也觉得提不起劲儿来。

心中反复翻腾航德打来的那通电话。既然他不找老岳，自然就是存心看她出丑，打电话报她，“要不要再问我同不同意借钱给你们啊？”她回想

着当初发问的前因后果，以及问话当时的状况，只要航德能感觉出一丝丝自己对他的爱恋，或许，如果运气好一点，他会对她今天的态度持有不同的看法？

夜深露重，她发现自己在自圆其说，企图麻醉自己。真要命，为什么爱一个人会如此锥心刻骨？

她强迫自己回想过去那几位周六女访客，她们一来就待很久，不到下午傍晚绝不走人。还有莉莉，虽然没见过她，诸如此类的记忆，徒然增加内心的苦痛罢了。

才星期二，蓓蕾心里明白，想摆脱航德的阴影，一时之间根本办不到。电话铃响，她竟又疯狂地以为是他？

“嗨！你在家嘛！”是母亲，声音有点忧愁，“本来还担心你会不在家呢。”蓓蕾觉得很高兴总算有个分心的理由。

“你听起来好象有心事，怎么啦？”她急切地问。

“没什么啦！我只是有点担心。”原来普汝的妹妹贝蕊病体一直不见起色，普汝觉得放心不下，决定到康提尔镇去看她，问题是他不想一个人去。

“我知道了。”蓓蕾答道，母亲这次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蓓蕾一点就亮了，“你要我帮你看亚瑟，对不对？先说清楚，白天我必须把它关在家里，不过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会赶回来喂他，顺便……”

“狄金太太不放心让亚瑟到别处，所以……好女儿，可以帮这个忙吗？”

“那你是要我去？”

“可以吗？而且是愈快愈好，只要看一两天就好了。”母亲还在努力说服她，“普汝和他妹妹感情很好，只要他觉得没什么大碍，就会尽快赶回叶欧镇。虽然没办法亲自照顾亚瑟，可是我也舍不得送它去狗舍；要大狄金太太知道了，一定会很伤心。”

“妈，可不可以让我先考虑一下？等我想好了，再打电话给你？”

才过没几秒钟，不听使唤的大脑又绕着航德的身影开始打转，甚至倒过头，由客厅窗往外张望，看男人的车在不在？更不用提自己屏息倾听隔邻一切动静，巴不得马上看到他的种种焦虑。

其实，离开几天也不错。

她拿起话筒，向老岳请假。

“你已经很久没休假了，干脆这个星期全休好了，这样子时间够不够？”

“够了够了，谢谢你啊，老岳。”说完立刻挂电话给母亲，表示自己明天就到。

蓓蕾立刻开始准备行李。不用说，航德的幻影还是常相伴左右地挥之不去。

捱过了一个无眠的夜，蓓蕾已经放弃驱赶航德身影的努力。她锁上大门，扭头倒车，突然发现当初爱上此地的种种幸福美满，都已在这段苦恋的阴影下荡然无存。

让她又爱又恨的男人，撕碎她脆弱心灵的男人，横在眼前的是一个铁定没有他的周末。长夜漫漫，真不知该如何度过？

两老才出门10分钟，蓓蕾就牵着亚瑟外出散步，下午也走了一趟，傍晚时分，她到医院看望狄金太太。

回家以后，航德依然鬼魂般占去她所有的注意力。蓓蕾心如刀割，更感到失望。晚上睡熟很艰难，好不容易睡着了，才凌晨3点就又睁着眼睛到

天亮，她非得采取行动不可。母亲以前曾经提过，航德这男人不会在豪迈山庄住太久，早晚会把它给卖掉。如今看来，他不太可能卖房子，那么，就应该自己收拾行李离开罗？

不，她不能就此断绝所有看到航德的机会。可是只要一想到那些臣服在他英俊惑力下的几位周末女访客，受伤的心又开始让步。她一直害怕自己投入得太多，假如她还有点尊严，更不应坐困愁城，每天自怨自艾，等别人证明自己深陷爱河的事实。

上次恶言相对的电话之后，看样子以后真的劳燕分飞，各走各的路，即使相逢亦宛若不识，一想到这里，蓓蕾更觉得心慌。

她打电话通知东德利镇的房屋中介公司，请他们帮她卖房子。萨鲁佛立刻就要过来找她。“我现在不在家，过几天才会回来，”对方表示一切没问题，“就从现在开始，春樱山庄已经上市。”

不过，无论如何，她还是觉得应该让航德知道她深深爱着他。

蓓蕾的心情毫无改善。她整天不是带亚瑟去散步，就是东磨西蹭地找事情做。卖屋的决定或许有些仓促，不过，除非自己还想继续现在这种心碎的日子，否则还是眼不见为净，走为上策。

夜来独自躺在床上，思前想后，倍感孤寂。翌日一大早，她就出门遛狗去了。才刚到家，立刻接到母亲的电话。贝蕊一看到普汝，病情就好了一大半；既然没啥好担心，所以老两口决定星期六就赶回叶欧镇。“动作快的话，还可以一起吃中饭喔！”

母亲和继父不到12点半就赶回来了，蓓蕾很想告诉他们出售春樱山庄这桩事，可又老是开不了口。因为这必须重新扒开伤口，面对自己感情的创伤，这一点，目前她办不到。

2点多一点，蓓蕾开车上路。原先的寂寞孤单，又排山倒海地迎面扑来。她心里很清楚，卖房子是相当正确的决定；只是一想到要离开那座美丽的庄园，又觉得万分不舍。

她在东德利镇停了一会儿，到店里采买了一些早就该补充的日常用品。

回春樱山庄的路上，她知道除非正式在合约上签字，否则她随时都可以收回这标心爱的房子。

终于到家了，她看到花园里高高地真挂起一面“吉屋廉让”的大招牌，萨鲁佛的动作还真快。

虽然这完全是自己的指示，如今眼见事实，心里还是很难过。

没看到航德的车。她站在路口四处张望了一会儿，什么车都没有，心情为之一沉。

或许这个星期航德根本就没来。天哪！连见一面都难吗？想到这整个周末都看不到他，心都碎了。

会不会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相见了呢？

她放下手中的行李，转身锁上车门，然后不期然地，她听到什么声音？整个人猛地僵在那儿不能动弹，是航德的前门。

她故意背向他的大门，省得撞见那位周末女访客。天知道他们在里面磨了多久？她不想知道。

耳边的脚步声并未走向离去的车道，反而由航德的前院穿过小路，往她的院子走来。

她觉得呼吸困难，很想开溜，却动弹不得。本以为航德此后必然无视

她的存在，以为这男人就此将她列为拒绝往来户，再也不和她说话。可是如今，他直挺挺地站在她的身后，大声小叫她：“你死到哪里去了？”

杀千刀的！蓓蕾立时怒火中烧，狠狠地一咬牙，转过身去。哼！他还比她生气呢。

从小到大，从来没有人敢对她这样说话。“我上哪儿，你管不着！”她大声还击，正准备请他滚蛋的时候，他显然根本就不理她的回答，直接指着“吉屋廉让”的招牌说：“这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蓓蕾将目光移向招牌，再转回航德身上。真没办法！单只是看他几眼，就快竖白旗投降了；自己为什么那么脆弱，那么没用呢？她费尽心力摆出一副不为所动的表情：“这几个大字，你不认得吗？”

第九章

蓓蕾决定不理睬航德“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给我说清楚”的问话，要是真的说出来，就等于撇开自尊，明白地表示自己对那些周末女访客的嫉妒。当然，还有对他的一往情深。

既然她什么也不打算告诉他，那么眼前只剩下一个选择，就是扭过头去，趾高气扬地打道回府。好在她多准备了一副大门钥匙在车钥匙串上，要不然一定会因为心慌意乱，站在他面前拼命掏皮包，肯定被他笑死。

但即使不理他，事情还是没有结束。蓓蕾打开大门，走进客厅，本以为可暂时摆脱男人，没想到他居然站在门口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不要行李了吗？”

这个混帐东西，天知道他到底有什么本事，总是有办法让自己出丑，她的确忘了行李。

“谢……”她才吐出一个字，航德就已经把行李箱当推土机，撞开大门，往她身前一放。“……谢你！”她坚持把话说完，总得维持起码的礼貌。

航德怒眼圆睁：“啊？就这样？”

蓓蕾避开他灼热的目光，想喘口气。不行！不能露出任何破绽。

“干嘛？你还指望我给你小费？”她据傲地说。瞧见航德突然紧握双拳，心忖立刻有些后悔。

他做了个很长的深呼吸，仿佛想借此控制自己即将爆发的火气。

“少跟我来这一套！”他咬牙说。蓓蕾觉得好无助，单独和他在客厅，她根本没办法思考。

“你希望我说什么？上次你已经摔过我的电话，还巴望什么？”她实在无话可说，急着送客，“我想你还是回去吧！”正要开门的时候，航德突然伸过来一只大手，猛地把门推回去。

她仰头看了男人一眼，发现他正以一种评估的眼光打量她：“卖房子这件事，和我有关吗？”

蓓蕾知道崔航德是个绝顶聪明的家伙，绝不可轻易让他看出破绽。

“哦？是吗？”她不置可否地耸耸肩，表示起码相差十万八千里。不过，眼前两人距离太近，不安全。

她立即又改变策略地说：“我到底说了什么恶毒的风凉话，气得您非摔

我的电话不可？”

航德站在那儿一语不发地瞪着她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好象终于记起所有的谈话内容，他提醒她说：“除了请我以后不要再打电话给你之外，你还大胆指控本人幸灾乐祸。”

蓓蕾圆睁着一双大眼睛，知道他又在耍老把戏，故意要让她感到内疚。

“难道你忘了写给老岳的那封信吗？你故意勾起别人的希望，然后又拒绝别人，这种下三滥的手法，还指望我说好听的？”

“你以为那封信针对你写的？你真的这么想？”他问，逼得蓓蕾不得不面对现实。

或许当初的确有些武断，可是她一直都认为航德是匹狡猾的狼。

“没……没有啊，我怎么会呢？”她矢口否认，一张粉脸早已飞红，“我……，”

“或许我早就该告诉你，就是因为心里有你，当初才会提笔写第一封信给他。”他说。

“是吗！真是帮了大忙。”蓓蕾趁机接下去说：“既然是这样，那第一封信的目的，其实只是想借机接近我罗？”

“拜托！”航德突然有些无奈，“说得那么白，还不懂吗？”

“您，当然不会有错啦——”

“闭嘴！”他愤怒地打断她的话，“一句话都别说，仔细听我说。”

蓓蕾随时都可以丢几句气死人的俏皮话还以颜色，但是想一想，还是保持缄默点比较妥当：“最好说精彩一点儿！”随即木头人似地将在那儿，等他开腔。

“你可不可以坐下来？”他提议。

听起来仿佛认为她随时都有可能崩溃，或者，这一讲要老半天，不仅是三言两语而已。

“不必了，”她直截了当地告诉他。其实坐下来也挺好，只是现在后悔已经太迟了。

“随便，”他直直盯着她，“星期二那天，我打电话给——”

“反正不是跟老岳道歉。”

“可以请你安静吗？”

“请继续。”

“没什么好道歉的！”听他这么一说，蓓蕾差点就“哼！”了出来，不过瞧他一脸正经八百的样子，最好少捣蛋。航德也不愿多想，直接往下说：“一共有两封信……”

“两封？”蓓蕾还没说完，就被航德脸上“本人郑重警告你”的表情给吓得赶紧闭嘴。

“如果我必须表示歉意，那就是，这两封信是同一天寄出的，很遗憾，它们并没有同一天寄到。听你跟我说话的口气，我就知道一定还差一封，不过……”

“等一下，”蓓蕾打断他说，“有个地方我听不懂。你刚才说有两封信？星期二那天老岳只收到一封啊！”

“两封都是寄给他的。你看到的那封，是以布莱顿公司的名义寄出，说明本公司无意冒赔钱的风险。”

“那另外一封呢？”蓓蕾问，所有愤怒都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全心注意航

德所说的一字一句。

“至于那另外一封，”他说，“一直到星期三才寄到，是以我个人的名义寄出，站在经营企业的立场，给他一些建议。同时，也同意由我私人的帐户中拨出一笔款项，帮他度过这个难关。”

蓓蕾听呆了，除了盯着航德之外，也不知该如何去想。“你……你……他呢……”她想说什么，可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老岳的确需要一笔钱，数额并不小，刚才航德清清楚楚地告诉她，就因为她的关系，特别以私人名义出资替老岳应急，她还有什么话好说？

“喔！航德！”她觉得现在一定得坐下来，也顾不得是不是出尔反尔了。

“我也可以坐吗？”他问。蓓蕾这才注意到航德往长沙发走过来，正等着她同意呢！

“当然可以。”她说话的语气和刚才迥然不同，说完也往长沙发另一端挪了挪，好空点位置让他坐。

“可不可以请你再重新慢慢地说一遍？”她注意到航德脸上一抹久未出现的微笑。

“也没那么多可说啦！”他有点犹豫，“或者呢，”他好象是故意要吊人胃口，又补上一句，“嗯，其实倒也挺有得谈的。”听起来有点怪怪的。“无论如何，星期二当天我就已经做了决定，然后我打电话给你——”

“包里！”她突然大叫，“你打电话来问包里，对不对？”

他嘟哝了半晌，没说什么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：“跟你说不到两句，我就知道一定有一封信还没寄到。”

“你打电话给老岳，就是要确定这件事？”

“我打电话是要找你，”航德纠正她，“直到当时我才发现，两封信没有同时到达。

就我而言，实在没有必要跟他联络，当然，他很可能会拨电话给我。”

“老岳的确打了电话给你，对不对？”

“他找我的时候，我正在开会，我的特别助理留了一个条子在我桌上，说老岳看了我的信之后，已经乐昏了头，分不清东西南北。”

老天，蓓蕾觉得很惭愧，居然在电话里指控这位大恩人幸灾乐祸。

“也不能怪老岳，”她说，“他日夜担心，当然反应会比较激烈。”

“他并不是惟一‘反应激烈’的人。”航德尖锐地撂下一句。

蓓蕾突然有些紧张，说不定航德只是同情老岳，根本和她没有关系。

可是事实又好象不是这样，就算航德会因此惹上一点麻烦好了，反正他有的是钱，怕什么？“你？难道你也担心？”她急迫地问。

“我已经……已经很久没有这样顺着自己的心意办事了。”不管他面对的是什么问题，他还是没说，“不过上星期二你在电话里的态度，对整个事情一点帮助都没有。”

蓓蕾扭过头看着航德，他似乎正绞尽脑汁，想要正确无误地说些什么。

“我，听不太懂！”她慢条斯理地说。航德电话中冷若冰霜的态度，怎么会和他的事业有关呢？

“你还不不懂吗？我是在告诉你，假如是其它的女人，我才懒得管她的死活呢！”

蓓蕾觉得喉咙很干，呼吸也有点困难，自己真是个大白痴。原来航德从一开始就认定她只是周末邻居，或岳麦克塑料公司的秘书，而不是看作“那

个叫黎蓓蕾的女人”。

其实搞了大半天，都是自己在自作多情。“如果不是我的关系，你不会插手？”

“当然‘不会’。”他特别字正腔圆地说，“不过，你也应该相信，我照样能搞出一些把人活活气死的勾当，比如打电话去‘幸灾乐祸’等等。”他说着说着，脸上泛起阵阵笑意，“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会那么生气了吧？”

“我……呕……”她还是搞不懂，只好张口问他：“为什么？”

航德这时已转身看着她，深蓝色的眼睛盯着她不放，好象在我一些熟悉的什么。

“难道你猜不出来？”他极其平静地问，蓓蕾一颗心立时乱了阵脚，愈跳愈快。

刚才男人已经说得很清楚，他根本不关心其它的女人；言下之意，就是很看重自己。

换句话说，在他的心里，自己还有一席之地。

喔！不！不可以这么想下去，不能再会错意。

她将目光自航德身上移开，终于了解他从来都没有真正“爱”过自己、她又看了他一眼，男人期盼的眼神，仍殷切地等着她的回答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最不会猜了，”只好这么搪塞过去。

航德的表情有点失望：“我一定要长话长说吗？”

不管是长话还是短话，蓓蕾心里好象煮了一锅正在沸腾的开水，激动不已。她的大脑似乎已经不听使唤，弃她而去；前思后想又全无头绪可循，她好心慌！“呕……这个……长话长说也不错嘛！”

航德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了许久，又向她靠了靠。

“好吧！长话长说，我就从头说给你听。”蓓蕾更迷糊了，张着嘴发呆，“去年年底，公司的生意做得很好，我在伦敦的生活也很不错，就开始仔细评估我的生活品质。”

“品质？”蓓蕾不懂，航德为什么劳师动众地细说从头。令人感到高兴的是，以前虽然也谈过许多话题，但今天所提的部份——这比较隐私的个人部份，却还是头一次听他说起，她觉得两个人的距离又拉近了些。

“当时我觉得生命里好象少了什么东西，可又说不上来。”他继续说，“在事业上，以前订下的目标，几乎已经全部完成，一样都不少。所以我认为，或许自己应该改变一下生活方式。”

“所以你就买下了豪迈山庄？”

航德温存地看了她一眼，蓓蕾觉得心里受用，一股暖流非常温柔漫过全身。真搞不懂为什么以前会那么恨他？

航德回答说：“在乡下买栋房子的确是个好主意，不必太大，也无需豪华。我平常工作很卖力，一个星期7天都不够用，所以我想换一个完全不同的格调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也不报确定到底有没有办法应付那种宁静无波的家居生活。”他稍停片刻，随后补充说：“找到这栋房子之后，我立刻着手进行必要的修改，没想到却在无意中碰到一位美得脱俗的女人，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说：‘哟，崔航德先生，等不及要把它给拆了，是不是啊？’她甚至还指控我为了买豪迈山庄‘欺压善良’。”

蓓蕾只记得他说了句“美得脱俗”，其它那些都听不真切。“真……对不起，我那么说实在很不公平，只是在你出现以前，豪迈山庄本来应该是我

的。”

“这一点我后来也发现了。”航德笑了笑。

“当初你一点都不知道？”

“看过房子以后，我就交给律师全权处理。一直到那次遇到你之后，我才了解其中的一些细节。”男人体贴地望着她，继续说道：“事实上，你几乎也错过了春樱山庄。”

“是吗？”她有点不太相信。

“还好你没有。”他答道，“春樱山庄上市的时候，我正好不在国内，等我一回来就知道了这件事。当时我想把它买下来，再将两个山庄还原成一个。不论就生活便利，或者是将来转售的投资报酬率来看，这么做都很合理。”

蓓蕾问：“所以你就打电话联络那家中介公司？”

他点点头。“萨鲁佛告诉我春樱山庄还没脱手，不过——”他看了她一会儿，才又继续说：“决定购买之前，我临时起意问了一声：是不是有其它人也想买那栋房子？”

“他告诉你说我想买？”她问。

航德悲哀地望着她一眼，“本来我真的想不顾一切地买下来，一听到黎蓓蕾小姐已经出价，竟然心慌意乱地难以抉择。我自己也没想到，居然会把它让给你。”

“天哪！”蓓蕾这才意识到，航德在此之前，从来都没有特别为谁退缩过。

航德静静地望着她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后来你搬了进来，一切烦恼，接踵而至。

从那时开始，本来以为应该宁静安详的乡居生活，就日益精彩地连番好戏登台。”

“烦恼？”她有点呛，后来又觉得自己太冲动了一点，立刻追加一句：

“啊！你是说整修房子的噪音？还有——”

“不，我是指你，黎蓓蕾。”他神情严肃地说，仍是目不转睛地望着她。

“我？”她愣了一下，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，“怎么……怎么会呢？”她心跳加快，说话也变得结结巴巴。

“怎么会？”他摇摇头，“过去这几个星期我也很想知道，到底这位有双诱人红唇的长腿美女有什么令人无法抗拒的磁力，让我一开始就惨遭折磨？”

“折……折磨？”

“没有其它字眼可以描述。尤其是你在撕壁纸的时候，我在隔壁听起来，简直就好象有个马戏团在吹喇叭似地吵死人。”

“喔！”她咕哝了一声，心跳暂时恢复正常，“那也是情非得已的嘛！”

“那当然。”他也同意，“你来了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，我就被你吵得一个头两个大。没法子，只好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回伦敦。不过，即使如此，我还是很佩服你独自完成装修房舍的成就。”

“换装管线是姜先生负责的。”她觉得不应该把别人的功劳揽到自己身上，“很抱歉那天早上害得你不得不先走一步。”

“小事一桩。”他兴致高昂起来，“还有一次，我甚至为了你，故意延期出国。”蓓蕾的情绪也开始起伏。“有时，就是因为你还在这里，我刻意提早回来。”

蓓蕾吞了口口水，又做了一次深呼吸。“这……都是为了我？”男人更

靠近了些，她又咽了口口水。

“一点都不假，”他答道。

“为……为什么呢？”她一定要问清楚。

“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，我问过自己不知几百遍。我不知为什么只要看到有哪个男人来接你，就会气得七窍生烟；我也不懂为什么我会整晚思虑，你是不是过得很好？”

他……，他在说些什么？蓓蕾觉得受宠若惊，难道他在说，他对自己很有兴趣，在追求她？理智告诉自己：别做梦了，可是摆在眼前的是事实。

她当然大可直截了当地问他，不过，要真的是自己表错情、会错意，不让他笑掉大牙才怪，以后怎么做人？她只好问他：“你是指那个星期六晚上，我跟你说过‘晚安’，可是你根本不理我的那次？”

“我也会犯错的。”他说。声音原有的紧张，突然随风而逝般一扫而空。她纵声大笑，才没笑多久，又让航德脸上凝重的表情震慑住。航德对她说：“你好美！”她可以感觉到他每一次的呼吸。

“航德！”她不由自主地叫着他的名字，声音好轻好柔。可是他的眼光好凝重，似乎在审查自己对他的情意到底有多少？她努力搜寻可以支持她的立场，就算是陈腔烂调都可以，她要让他知道，她和别人不一样。航德仿佛知道她此刻的感受，突然制止她说：“蓓蕾，不要这样，放轻松一点。”她还是觉得有些惊慌失措，呼吸不顺。“我发誓，绝对不会伤害你，”他向她提出保证。

她很想说：航德，你根本不懂我的心。你也不明了你在我心中的份量，足以摧毁我。

她张着大眼睛看着他，尽力隐藏内心怕受伤害的恐惧。航德突然又向她挪近了一些，用手轻轻托起她的脸庞，轻触她微张的唇。

“相信我，”他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爱你，”他的回答是这般温存、平静。

“你真的爱我？”她目瞪口呆，一脸怀疑。

“真的。”

“什么时候开始的？”她故意想说得好象在开玩笑，其实恨不得把每句话都刻在心版上。所以，真正吐出来的声音反而变得很严肃、很认真，因为她真的很想知道这个答案。

“虽然直到最近这一阵子，我才确定为什么自己会失眠、没食欲，或脾气阴晴不定。

不过我知道，我一直都在爱你，从未稍减。”他也神情严肃地回答，两眼直直地看着她。

“一直吗？”她又问，想起过去他对待她的种种因果始末，似乎不太合逻辑，八成又在骗她。

“一直都是。”他说得好坚定，“在一开始，我拒绝相信这个事实，但又找不出合理的解释。比如说5个星期以前的那个星期天，我正准备出发回伦敦的时候，无意中看到你正兴高采烈地一个人去散步。我本该锁门立即上路的，竟然突生奇想，也打算自己一个人去走走，散散心。只要我愿意，就算等到第二天一大早再走也可以。”

蓓蕾痴痴地望着他，此时此刻，正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关键，没有人

会来帮她，她得自己应付。“所以你……你跟踪我？”她惊讶地问。

“那次纯属巧合。”他摇摇头，“我走的是另一条小路，那个谷仓正好是两条路的交会点。下大雨的时候，我才会在里面躲雨。”

“还有牛群！”她激动地说，“你……”

“当时我的确很不客气，”他愿意接受全部的责难，“你那天表现得好极了，勇敢、镇静，在我的激怒下，仍然克服自己的恐惧，穿过牛群。”

“你明知当时我很害怕，”她说。

“你根本吓坏了，”他修正她的说法，顺便牵住她的手，补充说，“从此以后，我就一直很佩服你过人的勇气。”

“所以你才跑到谷仓外面，看我表演冲破雨牛阵？”她回忆当时的情景，也想起自己对他的憎恨。

“不仅是看，”他答，“也在你需要援手时，及时行动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不必怀疑，”他说，随即问道，“之后你还好吗？有没有什么不良影响？”

“我没事，”她坦白地说，“其实，事后我觉得很得意，虽然……”她突然住口，没再说下去。

“虽然怎么样？”他立刻追问。

“虽然……呃……我记得那时真的很得意，因为我克服了从小到大对牛群的恐惧感，这次，其实是一种解放。不过，那……不见得和你有关。”

“那个时候就已经注意到我了吗？”他好奇地问。

天哪，她难道忘了，他是个老奸巨滑的大坏蛋吗？“那个时候，我以为我恨你。”

“其实并不是？”

“我……哦……那个时候怎么会知道。”

“那你现在知道了吗？”

“航德，不要这样，你让我好紧张。”她有点不高兴了。

“小宝贝，不要生气！”他急忙伸出手搂住她的肩膀，哄小孩睡觉似地摇啊摇的，“都是我不好，只为了听一句我期盼了很久的答案，就把你逼得那么紧。是我不好，很多事情都没解释清楚。比如说为什么我的态度有时友善，有时暴怒。”

他低下头，在她的头发上轻轻落下吻，羽触般柔柔地。接下来有好几秒钟，蓓蕾已完全沉醉，不知今夕何夕。不管这是多么的不可能，她还是得保持清醒，仔细思考他的一字一句。可是这实在太难了，她肩上有航德结实的手臂，发上有他轻柔的爱吻，恍惚间还听到他说爱她。她挣扎着想要醒过来，心里却无人交战地不得平息。她本想换个话题，别再谈情说爱，没想到脱口而出的，竟全不是那么回事儿。

“星期一那天，假如我没有请你让我搭便车的话，你真的会不管我的死活吗？”她问，又感到自己对航德爱意澎湃汹涌。

此刻不管她问什么，他都会一五一十地告诉她。即使说出来会有大风大雨，他也愿意承担一切的后果。他深情地望着蓓蕾棕色的眸子说：“说真的，亲爱的，我也不知道。”随后又补充说道：“不过有一点我知道的，就是我辛苦工作了一个星期。一般说来，星期六到了这里就可以了；可是那个星期五，就硬是让某种说不上来的感觉拖到了这里。”

“拖到这里？”

“那个时候当然不知道，就是你嘛！”

“喔！”她心情显然好多了，“那个星期五，你确实回来了。”

“你还记得？”

“我……呕……记得当时，看到你在这里以后，心里突然觉得很兴奋。”

她有些微弱地说出自己真正的感觉。

“蓓蕾！”航德轻声低唤她的名字，低下头正准备印上一吻的时候，蓓蕾突然想起一件让她很不高兴、难以容忍的大事。

她的愤怒将刚才的热情迅速冻结，猛然往后后退了些，这回绝对没错，她无法接受他的吻。

“怎么了？”他惊叫，“我又做错什么了吗？”

蓓蕾觉得心痛地说：“你根本就不爱我。”她刻薄地抨击他，丝毫没有注意到他早已面无人色。“你只是想随便找个情妇，跟你做那些不要脸的勾当，你和你那些——”

“不要脸的勾当？你敢……”

“你少给我自以为是！”她大叫，不管他说什么，她都不要听，“你以为我是瞎子还是白痴？看不到每逢周六来找你的那些女人？”

蓓蕾突如其来的发作，使航德愣在那儿，他们之间的空气，也为之凝结。

第十章

过了半晌，航德脸上紧绷的表情才缓和下来。“亲爱的，原来你还是不肯相信我，”没等蓓蕾再发作，他立刻先声夺人地说，“你星期六看到的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只有两个。她们的确来找过我，也停留了很久，不过，她们都是已婚妇女。”

“你……无耻！”他居然勾引有夫之妇？没想到他有这样的癖好！她整个人都快炸开了，气得站起来就要走。航德一把抓住她的手，不让她离开。

“不但结过婚，也有小孩，”他继续说，“她们都是勤奋工作、专门在周六上班的临时兼差秘书；也就是在老公可以帮她们看小孩的时候，才会过来”

“啊？”她大吃一惊，对自己刚才的激烈反应，感到难为情。“她们……是临时代班的？”

航德看着渐趋平静的蓓蕾。“我保证，日后你一定会相信我。”他轻轻拍拍她的肩膀，为了实现他的诺言，他继续说明一些细节，“我决定要改变生活方式，并不就表示每天坐在家发呆，我把另一间卧房改装成小书房。你刚搬来的那段期间，我正在酝酿一个经营计划，需要额外的帮手。”他停了一下，对她笑笑，又继续说道：“我很习惯全天候工作，不过也不想把我的特别助理给累垮；所以她就帮我在东德利镇找了位一流的周末秘书——波特小姐。假如她星期六没空，就会另外帮我找一个秘书代劳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蓓蕾低声说，觉得心头的担子突然减轻许多。对刚才的指控，也显得万分愧疚。

“亲爱的，真的懂了吗？”他轻问，“你知不知道……”他暂停不语，盯着她棕色的瞳孔，“你是在吃醋？”

蓓蕾觉得自己或许应该坦承自己吃醋的事实，但是说不定他就等她这句话，然后又趁机讥笑她一番？

可是他今天的态度完全不同，似乎不会如此无情。

航德看着她，仿佛懂得她的顾虑。“要不要我告诉你，上次那只超级大狗熊事件之后，我才发现自己的醋劲有多大？”

“你……你也会吃醋？”她吃惊地问道。

“当然，”他承认道，“直到上次找出外晚餐回来，撞见大狗熊在车里吻你那一幕时起，才比较会特别注意自己的情绪。”

“那次……其实……根本不能算是一个吻。”她觉得说出来无所谓。

“现在才说！那天晚上我难过透顶，好不容易才捱到天亮。”

“就是……哦，就是姜艾迪来修电线，吵得你睡不着觉，还特地打电话来的那天嘛！”

“蓓蕾，通常天一亮我就醒过来，冬天尤其起得早。”航德说。

“可是你打电话来抱怨，我还以为……”

“那个时候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，可是我知道，需要和你保持某种联系，打电话抱怨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她睁着一双大眼问道。

航德点点头，她渐渐对他有了信心。“也就是基于那种保持联系的需要，才又在几天之后，以老岳为由，打电话到你办公室。”

“你好坏！”嘴巴这么说，心里乐死了，“知道你是谁的时候，差点没吓死。”

“你活该！”他笑道，“还敢用那种口气跟我说话？”

“谁知道布莱顿公司总裁会亲自打电话来？”

“通常都不会啦！”航德说，“不过跟你可就不同了。可以吗？”他问，然后又把手臂放到她肩上。蓓蕾最喜欢他搂着自己的感觉，顺从着没反抗。他继续谈起他的工作。

“我习惯检查公司里的大小动态，总会带几份小公司寄给我们的申请书在身边，也知道岳麦克塑料公司这档事。我来来回回看了几遍老岳的计划书，对他的财务问题了若指掌。后来又发现你居然是他的秘书，才会由我亲自写通知函，这本来都是由别人写的。”

上次到你们公司，当时我也不是很清楚自己到底想做什么？我告诉接待人员说，我要找老岳，没想到竟把我转到你的办公室。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就坚持要你带我参观工厂。后来……”他停下来，看了蓓蕾一眼，“我觉得只要看着你，心情就很好。”

蓓蕾觉得难为情，又不知该说什么。“你这个坏蛋！”

“如假保换。”他笑了，“那天晚上耽误你的约会，我本来觉得很得意，没想到你居然又安排改为星期四，真把我气歪了。”

“航德！”她无助地唤着他。

他似乎很喜欢听她这么轻柔深情地呼唤。“可以爱我吗？爱一点点就好？”他问。

她吞了口口水。“一点点？”他在她身后的手臂一紧，仿佛要把她贴得更紧些。两人靠得好近，再靠近些就吻上了，可是航德故意使坏地问她：“我

刚才说到哪儿了？”

“嗯，你已经看过工厂。”她总算想起来。

“对了，那天晚上我睡在豪迈山庄，为了惩罚我的罪孽，我的劳邻好象在第二天一早，就敲烂了我的窗户。”蓓蕾忍不住大笑，航德刻意停下来，专心看着眼前心爱的女人，“爬进你卧房的时候，我觉得能够和你靠得那么近，好过瘾，希望你永远都能留在我的身边。可是等到我打开前门的时候，情绪又突然失控。”“你有的时候，实在让人难以忍受，”她说。

“后来你又引我发笑，我吻了你。你，我，就我们两个人，”航德轻声对他说，“你是我的亲密爱人。”他想起那个吻，无限柔情地看着蓓蕾。

“星期六凌晨4点，你才回来，”她匆忙地说了一句。

“那天晚上，你也睡不着吗？”航德立即问她。

“呕……难道你睡得着？”

“难哪！”他说，“那个星期五晚上翻来覆去都没法睡，直到凌晨两点，我知道根本不可能睡着，就起床穿衣，干脆开车到这儿来，到一个最接近你的地方。”

“那个周末下午，我看到你去村里的小商店。”她记得清清楚楚。

“然后当场就给我好看！”他仿佛恢复记忆般回想当时的情景。

“对不起啦！”她抱歉，“我还不是因为看到你的……那个……临时秘书嘛，才……”

“一吃醋就大发雌威？”航德干脆替她说完，“我还以为看到我，会让你想起我们星期四所分享的一切。”他停下来，在蓓蕾脸颊上亲了一下，没等她反应过来，又继续说：“那天回家以后，好想再看到你，再跟你说话，可是你居然给我脸色看。我当时决定再也不要理你，可是睡不着，往窗外一看，竟然……”

“你拼命敲我的墙壁，那些羊儿啃了你的盆景，差点没把你气死。”

“他们爱吃什么，我根本不关心。我只是很高兴能看到你，又极力隐藏这份期望。”

“看你有多坏！”她忍不住大发娇嗔，“装得可真像啊！”

他露齿微笑，令蓓蕾一阵神驰，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。

“我明明记得关上门了的，”她仍不服输地说，因为顺手关门对她来说，已经成为本能动作。

“你的确忘了关。”航德毫不让步。

“我忘了，你就没忘过吗？”

“假如我告诉你，其实我一直知道你是无辜的，你肯不肯原谅我？”他终于承认，“那天我到村里去买报纸，可是报纸还没来，魏太太就说待会儿叫小弟送到我家，因为你的大门比较近，所以，送报的小弟一定是打开你的大门，再穿过小路送到我家，临走时，又忘了关门。”

蓓蕾瞪了航德两眼：“你真是天生的坏胚子。”她很想摆出一副正经八百的怒相，却忍不住笑成一团。

航德隔天晚上目送蓓蕾走出大门后，整晚都竖着耳朵等她回来，没想到盼来的竟是她尖声喊救命的场面。

“你的动作好快，你不晓得看到你的时候，我有多高兴。”蓓蕾想起方可利别有企图的一杯咖啡，那晚真是引狼入室。

“看到你被他挟持的样子，我真的好想上去一拳把他打死。晚上睡觉的

时候，心里也是乱糟糟的，甚至觉得自己比你还脆弱。”

“航德！”她轻唤，他也深情地望着她，眼中充满爱意。“可是我为了补偿你的损失，特别为你搭篱笆的时候，你又跟我发脾气。”

“那当然！”他柔情万般地说，“光是隔开我们两家的那道围墙，我就已经很不高兴了，你还自作聪明地要再搭一个篱笆。”

“可是你表达的方式可怕嘎！”她笑着又继续说：“那天晚上你特地过来赞美我的杰作，不过，你只是要我帮你收包里而已。”

“我说谎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说谎。蓓蕾，这全是我捏造出来的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在你的车棚上上下下找了好几天，其实本来就什么都没有？我都是在白辛苦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可是……为什么？”

“怕受伤害啊！我愈来愈需要你，可是又不想做得太明显，只好拿包里当借口来接近你。”

“你这个……”

“我也不是存心要骗你。”他主动地说明一切，“那天我故意在车库闲逛，其实还不是想找机会多看你一眼。等到你真的出现，我又装出一副行色匆匆的模样。随后我就发现，与其否认对你的爱意，还不如用‘包里’当借口。来接近你。”

“大骗子！”她指控。

“星期二，星期三，星期四，”他同意她的说法，“到星期五那天，我已经很确定生活中少不了你，对你的关切远超过对其他女人。我觉得有点害怕，好象无法掌握自己的生命。”

“所以你干脆既不打电话，也不到这里来，就此一走了之？”

“那时我已经有所警觉，所以才出此下策，让自己保持清醒。”

“你这种人生哲学……有没有……给你造成过什么麻烦？”她平静地问。

“没有。”他承认道，“除了在我想你想得发疯，而又坚持不开车来的时候。可是接近你的需求太强烈了，到了星期六，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。”他继续说，“就把车停到车道上，先照常由后门回家，却看到你厨房窗户洞开。一时不知该说什么，自然就拿包里当挡箭牌。”

“唉！”她吹口气，现在终于可以放心地自我表露了，“我看到你回来，高兴得不得了，一时分心，竟把手给烫着了。”

“你是说你很高兴看到我？”航德毫不掩饰地问，蓓蕾害羞地点点头。“亲爱的！”他轻声唤她，一只手把她抱得更紧。“你的手现在怎么样啦？”他问道。

“经你一吻就好多了，”她大笑。

“那天的吻，着实令人难忘，”他回忆说，“从来没有谁能让我感到如此兴奋，一颗心也跳得飞快。离开你之后最想做的事，还是拥你入怀，再紧紧抱着你。可是我怕受伤，只好拼命找些理由不去想你。”

“找到了吗？”她边笑边问，对自己愈来愈有信心。

“当时我推一能确定的事，就是我不要露水鸳鸯的恋情。”他静静地回答，这回是蓓蕾的心跳加速。“可是我也不懂为什么要这么做。”

“后来有没有找到原因？”她急切地问。

“当然找到了，”他说，“就在第二天晚上。”

“就是你过来问我，有没有人留口信那次？”

“我根本没有等人，”航德招认，“我很想看你，只好编个理由，没想到后来我们的相拥热吻。也就是那个时候，我接受了发生在我身上，一直不愿承认的事实：我爱你，要生生世世和你在一起。”

蓓蕾坐在那儿看着航德，一句话也没说。直到过了好一阵子之后，才开口：“那个时候……你突然坐起来……就已经知道了吗？”

“没错。”他肯定地说，“可是我好害怕、好担心，我不知道最心爱的你，是不是也爱我像我爱你一样？”他摇摇头；又继续说：“可是就在我自以为如登天国、享尽人间情爱的时候，谁知道你又突然翻脸，把我甩到一边儿。”

“对不起啦！”蓓蕾说道，对自己如此迟钝的反应，亦惊愕不已，“那次你真的快气疯了？”

“的确是这样。”他也同意，“不过应该由我道歉，我实在不应口不择言说什么在床上服务客户，也难怪你会气得不理我。”

“我还以为你也会打我一耳光哪！”

“当时我知道已经情绪失控，最好赶快离开。”他自白说：“其实那天晚上我并不想赶回伦敦，可是你我仅一墙之隔，还是太近了。”

“你还在生气？”她不可置信地问，对他的信心大增。

“这还用说？”他嘟哝着，“星期一，我特别把岳麦克塑料公司的案子，放到第一优先处理的夹子里，一定得花点时间把事情想清楚。星期二早上的时候，我觉得一切差不多都已经明朗，可是如果要等到星期二晚上，才能开车下去看你，还要等那么久，所以干脆就打电话到你办公室。”

“你一定是想我想疯了。”

“你是天下第一大美人。可是等我们讲完电话的时候，两个人都已经气翻了。我立刻要特别助理打电话给老岳，解除他的苦难。自己又气愤难当，竟然气得胃痛，气得再也不想见你。”

“对不起嘛！”蓓蕾觉得起码该道个歉，意思一下。她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验，没想到航德也半斤八两。。

“星期五，”男人继续说道，顺便在她肩头上捏了一把，“收到老岳亲笔感谢卡，当时还没想到你不在办公室，直到下午回到这里才发现。”

“你昨天下午就回来了？”

“看到你院子那个‘廉让’招牌的时候，心都快碎了。一想到最后一次电话吵架的种种，更觉得难过。可是我还是强忍伤痛，没打电话到你办公室。直到晚上7点，你还没回来，我觉得不对劲，就拨了个电话给老岳。”

“你打电话找老岳？”她惊呼道。

航德点点头：“早就该打了。他说你到叶欧镇去了，他没有你的住址，也不知道令堂大人改嫁后的姓氏。”

“航德！”要是知道老妈的夫姓，打赌昨天就会接到他的电话，说不定本人都会赶到。

“我甚至还问了卖房子的萨各佛，结果他也不晓得你在哪里，”他故意摇动她的肩膀，“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坐在屋子里又等又盼的，注意所有经过车辆的大小动静。”

蓓蕾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航德又紧了紧怀里的心上人，同时伸过手抓

住她膝上的手。

他问她：“告诉我，会不会是我弄错了，你爱不止‘一点点’？”蓓蕾脸上飞起一抹羞红，航德继续问道：“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深陷爱河，所以在说话的时候才……”

蓓蕾鼓足了勇气说：“我只是说出我的感受罢了，”她轻巧地打断他，“我好怕你会提议……呕……要和我如何如何……”她努力地继续往下说，“我好怕，这么刻意隐藏自己，我以为你已经看穿……”她实在说不下去，小脸早已通红。

如今该说的都已说得差不多，可是航德还想再多了解一点。“看穿什么？”他快急死了。

蓓蕾看到航德为了争取她的信任，一口气说出所有的知心话，觉得自己也没什么好隐瞒的。

“看穿我心里想的，看穿我爱你的心。”她低声说道。

“蓓蕾！”航德紧紧搂住她。

他轻轻印上一吻，随即抬起头，仔细看看蓓蕾，然后又轻轻印上另一个吻，仿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：“你确实爱我吗？”

“爱你，爱你，爱你，”她大声说，“爱死你了！”

他不住的吻令她窒息，她觉得自己需要好好调理一下自己的呼吸。

“我又想到了。”他告诉她。

“想到什么？”她问。刚才吻得天昏地暗，她不仅乱了方寸，也迷失了方向。

“不管你跟谁约会，你都放不开。”他说，“可是刚才，你倒在我的怀里，我觉得你随时都可以把心掏出来给我。所以你看，弄得我现在也不知该怎么去想。”

蓓蕾害羞地笑了笑。“我刚才真的……真的放得开吗？”

“嗯……也没有百分之百啦！”他取笑地吻她一下。“不过我的确又想到另外一件事。”

“拜托，我又做错什么了？”她紧张地问，没有任何头绪。

航德看到她一脸惊恐的神色，忍不住笑出来。“就是上星期天，我在书房看到你在院子里除草，就在你清理除草机的时候，我的电话铃响了。”

天哪！不要再说下去了。

蓓蕾此刻真恨不得有个地洞好钻进去。一时间怎么想都想不到还会另有一个“她”。

“那时你还以为是你的电话，等到我拿起电话以后，虽然我知道你绝对不会这么做，不过当时我敢发誓，你一定立刻撇开除草机，专心偷听我的谈话。”

“我……”她张开嘴，却一句话也吐不出来。她再也不愿意跟他说谎了，干脆闭上嘴，就这么矫情地看着男人。即使他讥笑自己、骂自己，也一样爱死他。

“请你一定要原谅我，亲爱的，”他说，“其实我只是在跟我10岁大的外甥女瞎胡闹罢了。”

“外甥女？”她失声叫出来，原有的焦虑立刻雨过天晴，“我恨你！”她撒娇地埋怨男人不够体贴，后来也一样忍不住，两个人笑成一团。

“亲爱的，别恨我，就因为你当时对那通电话的反应，我才知道你也可

能爱我呀！”

“我真是呆得可以，”她说。

“早知如此，上星期天就应该邀请你参加我们家的团圆会。”

“团圆会？”蓓蕾觉得，他会想到邀请她一道去，让她觉得很开心。

“家父母庆祝结婚40周年。”他说，“我根本就忘了这个红宝石婚庆典，好在莉莉记得，特别打电话通知我……”他停了一下，直直地看着蓓蕾，“明天我们一起去看我爸妈，好不好？”

蓓蕾心跳得很厉害，听起来，这好象不单是礼貌拜访而已。“那……我……好啊！”她答道，“不过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我太自私了，只顾着要把你带出去四处现宝。”他打断她说，“我们先去拜访你家人也可以。”

“我的家人？”她问，知道自己一定又发呆了；可是航德只是体贴温柔地在她唇上轻轻一吻。

然后，他直直望着她说：“亲爱的，”他的声音很平静，“这个地方给两个人住的确不够大，可是，假如我们把墙打掉，改建回原来的样子，那可就不大不相同了。”

“你说……”她喘了口气，“你刚才跟我说什么？”

“亲爱的，我知道我做得不好，可是你一定要帮我的忙，这码事我实在没经验。我知道我生命里没有你，就没有意义；你就是我魂萦梦牵，千里追寻的女人。如今我终于找到了你，我再也不肯让你离开我。请你搬进来，我们一起生活；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，让我看看你、爱你。亲爱的，我要娶你。”

“航德！”蓓蕾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，“好……好美喔！”

“那……你愿意嫁给我罗？”他问，好象不肯相信如此爽快的答案。

“愿意，我愿意，”蓓蕾轻柔地说，“在这么美的庄园里，我们那些美梦，都可以实现了！”

航德总算放下心口上的大石头，可以轻松地理口气，“以后没有‘豪迈’，没有‘春樱’，只有属于我们的‘绩梦山庄’，好不好？”他紧紧搂着她，问道。

“好美啊！”

“还有一件事，”绩梦山庄的男主人煞有其事地说，“那你是不是要取消今天晚上看戏的约会？”

“看戏？”

“对呀，你不是约好了和瑞连一起看戏吗？”

“哦！”她说，难怪男人声音里有股醋劲儿，“嗯，其实啊，我偶尔也会撒点小谎。

呃，好吧，很多小谎。”她招认道，“今天晚上，我和瑞连根本就没有约会，是骗你的。”

航德含情脉脉地望着她说：“你这个女人，真坏！快过来受吻！”

（全书完）

